

# 异世界迷宫最深部为目标

## 第 7 章

作者 割内タリサ

插画 鹈饲沙树

翻译 落地死的流星、点缀光辉

2019/04/27

# 目录

<b>7 - 1 章. 愛の告白</b>	<b>3</b>
<b>7-2 章. 命の値打ち</b>	<b>3</b>
305. 聖女の始まり . . . . .	3
<b>7-3 章. 愛よりも命よりも</b>	<b>48</b>
320. 血之源泉 . . . . .	48
321. 暗杀的失格 . . . . .	68
322. 千年之阶的前方 . . . . .	95
323. 认识死亡 . . . . .	133
324. 镜之魔力 . . . . .	170
325. 逃脱 . . . . .	202
326. 再次 . . . . .	245

## 7 - 1 章. 愛の告白

## 7-2 章. 命の値打ち

### 305. 聖女の始まり

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的感觉十分奇妙。

实际上到底消费了多少的魔力，魔力消失去了哪里，即便我是使用者，对此也不很了然。

但是，在失去魔力的同时，我会获得相应的记忆。这是千真万确的。

从万物之中读取过去的魔法对诺斯菲头发的核心——对魔石进行了正确而迅速的解析。

魔石中寄宿有大量的信息。

视情况而定，其中存储的信息量之庞大甚至能够解释灵魂本身。

次元魔法清楚地捕捉到了魔石的轮廓，接着用『联结』同其内部建立联系，而后用魔法的知觉进行观测。

这种感觉与跃进海中不无相似之处。

魔石内部——就像盈满了虹色光芒的大海。所有的信息都是光。无论上下左右、不管看向何处，所有存在的过去的记忆、都散发着光芒，无限重叠。一旦睁开双眼，大量的视觉情报就会在一瞬间涌入脑海，令思考几近宕机。

这就是魔石内部。

也是诺斯菲所经历的人生的全部。

我立刻着手在洋溢着璀璨光芒的海中寻找自己与诺斯菲的邂逅。

不论是在形而下的世界，还是形而上的世界，次元魔法『Dimension』都能发挥同样的效果。不，我甚至觉得，恰恰是在这样的记忆的世界

里，『Dimension』的效果才更好。结果我很快就找到了目标。

然而，在看这最为重要的邂逅的记忆之前，我觉得自己应该先对诺斯菲的身世进行一番整理。

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确认不可。

那就是诺斯菲的出身。

我必须要弄清楚她诞生的来龙去脉。只要知道了这些，那么鲜血魔法『相川・涡波/相川・阳滝』背后的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要追溯到诺斯菲・弗茨亚茨最久远的记忆、她诞生的瞬间。

就这样，我的观览开始了。

观览她诞生之日的记忆。

以字面意义上的将心比心的形式，我将自己代入成了她。

这种感觉既有些不可思议，又有些怀念。

我与诺斯菲的灵魂在记忆中重合——

诺斯菲最初是在一个昏暗的房间中苏醒的，那里是千年前的弗茨亚茨城。

在『魔之毒』的研究所兼遗体安置处，诺斯菲作为第一个『魔石人类』诞生了。

接着，苏醒后的她很快便与使徒们见了面。

迪普拉库拉、西斯、勒伽西。就是在那个时候，诺斯菲获得了『光之御旗』『圣女』『诺斯菲丽德·弗茨亚茨』这些称号。

是了，毫无疑问，这都不是她的名字，而是称号。不懂人心的使徒们没有赋予她真正的名字。

只是为了方便而将编号加诸于她——那么理所当然的，使徒们绝对谈不上是她的亲人。

使徒就是使徒。于诺斯菲而言，他们就只是这样的存在罢了。

换言之，诺斯菲诞生之时，她的身旁缺少双亲的

存在。岂止是没能得到家人的祝福，就连她诞生的过程，双亲也没有予以见证。

这恐怕就是诺斯菲扭曲的肇始。

因为不曾得到祝福，所以她没有活着的实感。

当然，她也不理解人拼命去活的意义。

她有的只是被赋予的职责。

所必要的只有角色的演绎。

她要去『代替』弗茨亚茨的公主缇娅拉。

要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振兴弗茨亚茨。

无垢的她接受了这份使命。

接纳使命的瞬间，她洁白如洗的内心被画上了一笔浓墨。

就这样，千年前的又一个传说，『光之御旗』的故事开幕了。

跟我不久前才看过的『支配之王』的故事比起来，诺斯菲的开局可谓是一帆风顺。

『魔石人类』的美貌与素质。

与生俱来的被刻进血中的咒术『魅惑』。

在当时被唤为奇迹的『光之理的盗窃者』的魔法。

还有弗茨亚茨王室与使徒们充当后盾。

诺斯菲极其顺遂地俘虏了整个弗茨亚茨，完成了内部的整合。

她正确地完成了赋予自己的职责和角色。

简直无可挑剔。

可与此同时，这些的胜利收官也意味着她失去了活着的意义。

未能正确树立生死观的诺斯菲因突发的职业倦怠而想要寻死。

无亲无故的她对生命全无执着。

作为『魔石人类』，她也没有人类的生存本能。没有亲人这样一种楔子的存在或许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但诺斯菲自杀的行动遭到了使徒勒伽西的制止。  
在那之后，诺斯菲被勒伽西告知，自己是有双亲的。

在这世上，有愿意无条件地祈求自己“活下去”的人。

能够爱自己的人。

在勒伽西的引导下，诺斯菲得知了自己的双亲——为这具『魔石人类』的身体提供了『遗传因子』的人的身份。

那就是『相川涡波』与『相川阳潼』。

让我感到十分惊愕的是，使徒们竟然尝试对我们『异邦人』进行量产，而且这恐怕是他们擅自进行的实验。

他们十分自然地将手伸向了与克隆技术相似的行径。

立足于我与阳潼的血的这个技术就好比人工授

精。

于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有了一个女儿。当然，诺斯菲是否能被定义为女儿，这中间还有待商榷，但不能否认的是，她是与之相近的存在。对诺斯菲来说，要将我们定义为父母应该也是一件难事吧。

但她确实得知了自己在世上有近似于双亲的人。这赋予了诺斯菲以新的生存意义，令她感慨颇深。它成为了将诺斯菲对生命的执着打牢的一根楔子。

接着，在勒伽西的带领下，诺斯菲从旁看到了我的身姿。

但她没有找我搭话。

虽然刚诞生不久，但诺斯菲是个聪明的孩子。

眼前这个站在自己父亲位置上的人并不知晓自己的存在，这点她非常清楚。

她知道，这么大的一个女孩子突然跳出来说“我是你女儿”，对方是不可能接受得了的。对站在母亲立场上的阳潼，诺斯菲也怀着同样的顾虑。她选择了克制。

善解人意的诺斯菲因顾及弗茨亚茨和使徒的立场——在那个时候选择了扼制自己的渴望。

这应该就是第二个错误了吧。

如果我这个时候能注意到她，同她打上一声招呼，命运或许能有巨大的改变。无论过程怎样笨拙，我们都会有一个恰当的相遇，可能就会构建一份勉强凑合的亲子关系。

可惜未能如此。我与诺斯菲的相遇，要等到很久之后了。

在这个时候，通过对双亲的存在的认知，作为『魔石人类』的诺斯菲习得了人的一份特性。在切身感受到人的诞生、感受到人活着的意义之

后，她同样痛切地领会到了死亡的可怕。

但是，她却没有学到如何克服对死亡的畏惧，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一直为此而困扰。

没能真正与我相遇的诺斯菲经历了一场孤独的战斗。

为了振兴弗茨亚茨，诺斯菲独自一人夙兴夜寐地投身于政务之中。

只是她政务的内容与我此次要探查的问题关系不大，所以只能略过不看。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以至于五年的时间。

诺斯菲得知我的存在后过了五年。

『相川涡波』与『诺斯菲』的邂逅终于来临。

站在我的角度上看，那是『相川涡波为治疗相川阳潼而踏上旅途以失败告终』的时候。

在这个时代中，我受使徒们的引导成为了始祖，而始祖涡波为了拯救妹妹阳潼踏上了收集世界

上的魔之毒的旅程。但事与愿违，旅程以凄惨的结果收场。在『魔人化』的尽头等待的，并非是对人类的超越，而是单纯的『怪物化』。阳潼最终沦为了一个纯粹的怪物。我当时因之气急败坏，以至于自暴自弃。

该事故同时让我真正觉醒为了『次元之理的盗窃者』。为了向使徒西斯复仇，我拼上了自己所有的力量。但那却是一场毫无胜算的战斗。

相对于始祖涡波的单枪匹马，使徒西斯则有力量强悍的骑士们护佑。那是日后作为诺斯菲的守护骑士而名震大陆的骑士们。

十分讽刺的是，其中两人正是始祖涡波在拯救世界的旅途中找到、帮助、最后举荐为弗茨亚茨的骑士的『暗之理的盗窃者』和『血之理的盗窃者』。最后一人是阳潼之前在国内发现的天才骑士『地之理的盗窃者』。

由于曾在相川兄妹荫蔽之下的三人的阻拦，相川兄妹的复仇失败了。

因为战力上的从容，使徒西斯捕获了始祖涡波。由于我原本就作为『理的盗窃者』处于暴走状态，加上持续支付『咏唱』的『代价』，早已濒临极限。再加上『暗之理的盗窃者』的数重精神干涉魔法，始祖涡波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就这样，心如死灰、有如人偶一般的『次元之理的盗窃者』落入了使徒西斯手中。

说是完全败北也不为过吧。

因为对这方面过分深究有内心崩坏隐忧，所以我只是用『过去视』大致看了看而已，即使如此我还是能明白，那本是我赌上人生本身的战斗。我将自己在这个异世界中书写的，为期数年的故事的集大成倾注到了那场决战之中。

然而败北就是败北。

被捕获后，我被带到了弗茨亚茨城的高层，献给了当时统率弗茨亚茨的诺斯菲。

——这就是相川涡波与诺斯菲最初的邂逅。

简直是在一切可能中最糟糕的邂逅方式。

置身于自己苦苦渴盼的父亲面前，诺斯菲不禁为我凄惨的模样而哑然。

地点是巍巍耸立的弗茨亚茨城四十五层、位于该层中央的大厅。

我瘫坐在大厅里的一张椅子上，茫然自失。用空洞的眼神仰望天花板，目光逡巡，半张着嘴巴发出不成声的呻吟。

外表也是让人不忍直视。

久疏打理的杂乱长发下，盖着一张破碎的奇异假面。而我透过缺口表露在外的面容，一半以上都不再是『人』的形态了。

取代肌肤的，是糜烂的黑红肉块。指甲般大小的

鳞片密密麻麻地附着在脖颈上。右手彻底缺失，代之以触手般蠢蠢欲动的肉条。

“这、这是涡波大人……？这个样子究竟是……涡波大人、为什么……!？”

即便卖相如此凄惨，诺斯菲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

接着，她走到我身前，紧紧地抱了上来。

诺斯菲询问的对象是使徒中的一位、勒伽西。

这个房间里并非只有我和诺斯菲两个人。

招致此等惨状的当事人则不在这里。使徒西斯醉心于自己的胜利，得意洋洋地打算启动下一个计划。代她出现在这里的是一贯被认为游手好闲的勒伽西。

“……西斯那家伙担心你干劲不足，而这则是她用来讨你欢心的贡品。从今天起，涡波哥哥就是你的东西了。感觉如何，觉得自己多少得到一些



回报了吗？”

“不对！我问的不是这个……！！我在问你涡波大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有如对待物品一般的态度令诺斯菲发自内心的感到了愤怒。

这五年来，她的道德观念已经完全与人类等同。事到如今，想必再也没有人会觉得她是经人手制造而成的『魔石人类』了吧。事实上，这个时代的弗茨亚茨国民都将诺斯菲视作宽仁的公主殿下加以崇奉。

“一如既往的，我只把西斯的口信讲给你听。——以『异邦人』为主轴的打造我主代行者的计划失败了。阳潼未能超越人类，反倒堕为了单纯的怪物。而失去了妹妹的兄长则自暴自弃，仇恨着这个世上的一切，彻底屈从于他内心弱小的一面。当然了，心灵弱小的涡波哥哥一个人是不可

能赢得了我们的.....于是就・变・成・这・样・了。”

勒伽西指了指坐在椅子上的我，有些遗憾地耸了耸肩。

“失、失败了.....？涡波大人和阳滝大人、两个人都.....？”

“是了。你的双亲全都失败了。明明有那样的可能性，却落得个如此惨痛的失败。.....令人不可思议。”

接着，勒伽西指了指诺斯菲。

“所以，诺斯菲丽德，你就是接下来的计划的核心。你是继承了两名『异邦人』的血与特性、专门为『代替』他人而生、拥有『不老不死』的『魔法』的『光之理的盗窃者』。内心的成长方面也很顺利。西斯她认为你有抵达『最深部』的可能。”

“要我去世界的『最深部』……？”

因为立场，诺斯菲是知道『最深部』这一场所的。也正因为她知道那里蕴藏着与神明等同的魔力，她在听到勒伽西的话时才会面露惊诧。作为弗茨亚茨的『光之御旗』生活至今，经验告诉她这里面暗藏玄机，绝没有表面上那么光鲜亮丽。

“你总有一天要夺取所有『理的盗窃者』的灵魂，吸收这个世界的一切，抵达与我主相同的领域。到那时候，你将不再是一国的『光之御旗』，而是『世界的御旗』。——西斯她在说这些的时候，那可真叫一个兴高采烈啊。哈哈，如果不把这些跟当事人说明白的話，恐怕又会重蹈覆辙吧？连讨人欢喜的办法也是与当事人的心愿背道而驰，那家伙真是老样子啊。”

说明结束后，勒伽西一脸愉快地将不见成长的同僚讥讽了一番。

在笑个不停的勒伽西身旁，诺斯菲一脸阴沉地抚摸着我的脸。

“怎么了？这不是你一直渴望的吗？”

“不、不对！！我从没有希望过和他以这样的方式相见……！”

“这样啊。可是很遗憾，这个包袱算是彻底抛给你了哦？西斯她为了引导舆论，计划着让你和涡波哥哥结婚。”

“哈、哈啊……！？”

在这时候，那场婚姻被提上了日程。

诺斯菲对此感到很是费解。

“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居功至伟的始祖与拯救了这个世界的圣女将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我们离征服世界就又近了一步。在与北方的大战到来之前，军队的士气会因之大振。”

“北方……？要重启与北大陆的战端吗……？可

是，大陆北方自传说中的『支配之王』诞生以来、国力坚如磐石……”

“北之狂王『风之理的盗窃者』罗德确实很强。坐镇前线的总大将『无之理的盗窃者』赛鲁多拉也是一样。这两人的实力在『理的盗窃者』之中也是首屈一指。但为了接下来的计划，『理的盗窃者』全员的灵魂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包括宰相『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在内，必须打倒他们三人不可。这一点避无可避。”

勒伽西以严肃的口吻遍数敌人的名字。

这些名字于诺斯菲而言可以说就是恐怖的象征。

在这五年间，她不知道因之吃了多少苦头。

诺斯菲早已暗自将他们三人唤作了恶魔。如果不是己方有同样的手牌，在这几年里，北方的佩艾希亚恐怕早已统一大陆。

“——话虽如此，可这些跟我没关系。”

然而在勒伽西看来，这些似乎是全然无所谓的问题。

话题一再急转弯，诺斯菲的脸色严峻了几分，勒伽西见状坦白了自己的目的。

“抱歉了。我现在感兴趣的，就只是你和艾德两个人要怎么活而已。没错，如今的我只在乎你们两个。”

“北方的宰相和我.....？勒伽西大人一个人到底做了什么.....？拯救世界难道不是你的使命吗.....？”

“这个啊.....当然了，我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摸索如何拯救世界的。虽然总是不被人理解，以至于大家都觉得我游手好闲，但我还是有在努力的。这可是真的哦？”

平常总是对自己的事讳莫如深的勒伽西居然表露了自己的心迹。

在从中感到稀奇的同时，诺斯菲也意识到，勒伽西现在的情绪有些动摇。恐怕对他来说，当下的状况并不是真能一笑置之的。

“算了，比起我的问题，现在重要的是你啊。我问你，你想成为涡波哥哥的女儿对吧？”

“咦、这个、女儿倒是……那个……”

“你应该希望自己的父亲能看着自己吧。你想要他将你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看着你、珍重你、紧紧地将你拥入怀中对吧？”

“这、还不到那种程度……我只是、只是……只是希望涡波大人能认识我这个人……”

“原来如此。是希望他至少能了解到你的存在吗。你还是老样子，欲求浅薄啊。”

勒伽西接连道破诺斯菲的心思，到最后终于迫使她说出了自己由衷的愿望。

“……是的。我想将自己诞生这件事告诉他。这

样就够了。可是，变成这样的话，已经……”

“你错了，根本没有结束。”

尽管诺斯菲旋即摇头否定了自己的愿望，但勒伽西却抢在她说完之前否定了她的否定。

他的语气十分强烈，似乎掺着愠意。

“没有你想得那么严重，涡波哥哥还有意识。你去叫他，他是能做出反应的。所以啊，诺斯菲丽德。去喊吧。同他喊出你的名字。人类是没有不可能的。这世上不存在传达不到的思念。绝对不存在。”

勒伽西煽动道，仿佛对诺斯菲放弃愿望的念头很看不过眼。

在他的话中，蕴含着确实的信念和信任。勒伽西的确相信，只要迈出一步，置身于此的相川涡波与诺斯菲一定能够成功，他的表情述说着这一点。



被勒伽西的热情打动，诺斯菲的嘴巴抿成一个一字——接着缓缓地开口，呼唤对方的名字、并报出自己的名字。

“涡、涡波大人……我、我是诺斯菲丽德……您能听到吗……？”

她在始祖涡波的耳旁嚅嗫道。

声音太小了，几乎会被我口中的呻吟盖过。

但确实传达到了。

一直仰望天护板的我对诺斯菲的声音起了反应，微微扭了扭头。

“……诺斯、菲丽德？”

一如勒伽西所言，我还有意识。

虽然支支吾吾，但好歹还能将听到的名字复述出口。

看到我的反应，诺斯菲的表情明朗了许多。

在得知我的状况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糟糕后，

她略微抬高了音量，继续自我介绍：

“是的。我是经使徒大人之手诞生的『魔石人类』，身体这边基本上是以两位『异邦人』为模板制造的。所以、那个……换言之，我是您二位的女儿……当然，我知道我这么说很任性！可是、至少请您明白，这世上有我这样一个人存在、这就——”

诺斯菲恳求道。

恳求对方知道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这是一份过于微小的愿望、是过于容易满足的要求。

但这个愿望却无法实现。

就因为无法实现，在这之后一千年的世界里，诺斯菲才会变・成・那・样。

“缇、缇・娅・拉……？”

“——诶？”

明明扭过头看着诺斯菲，可从我口中吐露的，却是另一个人的名字。

那是在这八年间与我一同旅行的同伴的名字。

接着，在说出这个名字的瞬间，泪水夺眶而出。

“a、啊啊、呜啊啊啊啊、对不起……！缇娅拉、对不起……！我打破了约定……！啊啊啊啊、缇娅拉啊啊……！！”

“请、请您冷静一下！我不是缇娅拉大人！我只是『代替』那位大人治理弗茨亚茨的人！”

诺斯菲订正陷入狂乱的我道。

她与缇娅拉的身高确实相近，服饰也不无相似之处。但两人的容貌并没有多像。能够将这两个人混淆的话，那简直可以说是看到幻觉了。

我看着诺斯菲的脸，一边哭一边道歉。

“缇娅拉、对不起……我道歉……不管多少次，我都会道歉的。我会道歉的，所以请你帮帮我

吧……求你了，缇娅拉。对不起、缇娅拉。对不起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

对名字再三的重复，以及偶尔夹杂的道歉。

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我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就像是忘记了如何让身体行动一样，仅仅只是在那里呻吟。

很显然，缇娅拉这名少女是此时的我心中最后的倚靠。

同时，这一幕也表明了诺斯菲的声音无从传达给我。

在明白我就连名字都无法听取之后，勒伽西的神色有些困扰。

“居然变成这样了吗……声音传达不到的话……你打算怎么办？”

“我、我怎么可能知道呢……！我应该怎么做才

好!?”

理所当然的，诺斯菲也没有主意。

无可奈何之下，勒伽西思索了片刻，将自己了解的常识示予她。

“……嗯、婴儿的话会哭喊、孩子会做些恶作剧吸引注意、大人则会选择说服……差不多就这些了吧？你打算尝试哪一种？”

他这些跑偏的建议倒是很有使徒的风格。

诺斯菲于是判断使徒在人心的问题上毫无助益，迅速选择了自己坚信的途径。

“……我会继续同他搭话。”

“诶？这个刚才试过了，不是不行吗？”

“即使如此，我也要继续努力。为了能让他看我一眼——不，为了帮助涡波大人，我会继续努力。”

虽然在方才的对话中连她的名字都没有叫出口，

但我确确实实在向人求助。诺斯菲毫不犹豫地决定为我提供帮助。而且她明白，持续不懈的呼唤是打开紧锁的心扉的唯一途径。

这同时也是她在这五年的生活中领悟的——爱的法则。

“……这样啊。那你就照自己的意思做吧，我会将之见证到最后的。我差不多也知道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找乐子了。”

“是的。务必请您看到最后。我一定会让涡波大人恢复正常的。”

诺斯菲向勒伽西发誓道。

听到她的答复，勒伽西十分满意。

——于是，诺斯菲照顾心神俱失的我的生活开始了。

说实话，过程中的惨状令进行『过去视』的我不忍直视。

不放心让别人照顾我的诺斯菲包揽了从更衣到饮食的种种日常事务。

当然，她身边不乏心腹侍女的存在。可即便如此，诺斯菲还是决定亲自照顾我的衣食住行。

始祖精神崩溃的模样不便示人固然是其中一个理由，但最主要的还是诺斯菲自己的愿望。

诺斯菲没有任何怨言。

在照顾我的生活中，她自觉终于过上了梦想中的与家人在一起的生活，不时为之莞尔。对诞生以来就一直作为『光之御旗』的她来说，这样的生活不乏新鲜感。

她带着仿佛患上梦游症的我在城内参观，去城上俯瞰风景，到庭院中散步，最后一起就寝。

在致力于治愈我的心灵的同时，诺斯菲也在用光魔法治疗我的外伤。

她的照顾诚可谓无微不至。

就这样，短短几天之后，我怪物化的外表得到了修复，逐渐变回了人的模样。

在此期间，诺斯菲也没有放下『光之御旗』的公务。

有时候繁忙的公务会让她一天抽不开身，但在那种日子里，她会牺牲自己的睡眠照顾我。

或许是与苦苦渴求的血亲的接触让她忘记了疲倦吧。尽管累得额上满是汗水，她脸上却始终挂着微笑。

——而出现在『过去视』中的我的表情，则与她截然相反。

城内的侍女们不知该说什么是好、诺斯菲则殷勤有加地照顾我起居的日子持续了数天。

在追寻这几天的记忆的途中，我有好几次险些撇开视线。

要问为何，那是因为我在此期间不曾有一次叫出



诺斯菲的名字。

始祖涡波虽然心神俱失，但还是偶有反应，可是要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反应还好一点。每逢一天结束之际，我从口中挤出的名字一直都是——

“缇娅拉……谢谢你……”

都是缇娅拉，而不是诺斯菲。

每当这个时候，诺斯菲的表情都会有较大的波澜，但她仍然勉力保住了笑容。

“……嗯。”

在简短的应答声中，诺斯菲领悟了自己的角色。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领会到，自己终究只是弗茨亚茨的公主缇娅拉的『代替』罢了。

但勒伽西转达的西斯的口信至少留下了一份希望。

“没关系。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夫妻了。就是家人了。我终于能得到自己的家人了——”

『始祖』与『光之御旗』的婚姻。

等进入这个阶段之后，得到的反馈应该就会不一样了吧。

诺斯菲如此想到。

就这样，与使徒和国家的疏通结束后，两人举办结婚仪式的日子定下来了。

一方是在八年间帮助了各地的英雄『始祖涡波』，一方是用五年时间振兴了弗茨亚茨的圣女『光之御旗诺斯菲丽德』，两人的婚姻将使南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这是为了反击北方而举行的一场关键仪式。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迅速、周密的准备。

婚礼基本会在弗茨亚茨城内举行，最初列席的只有一部分知情者。

但仪式最后需要两人在国民面前亮相游行。

这一点令弗茨亚茨王室和诺斯菲感到了为难。

如果新郎在庆祝婚礼的游行马车上全程如植物人一般面不改色，乃至随着马车的摇晃颠来倒去，那可真是个大问题。为了掩盖这个问题，众人聚集起来通宵商讨了一番。

在这当中，最热衷于推进这场婚姻的西斯表示“咦？一定要笑不可吗……？”于是她被大家一起驱离了现场。在西斯眼里，两人的婚姻会成为联系南方的一条坚固纽带，同时也会让诺斯菲欢欣不已——她的脑回路就是这么简单，还是老样子。

到头来，新郎表情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就这么迎来了婚礼当天。

——这是于诺斯菲而言的命运之日、是和解与离别之日、也是崩坏之日。

清晨，在城内的礼堂中举行了一场简单的仪式。与我原本的世界相同，在这个世界的婚礼上，也

要进行誓约之吻。

我老老实实在地听从诺斯菲的指示完成了这个行为。因为她连日的照顾，这个时候的我已经能很好地遵从诺斯菲的指示了。

诺斯菲点头的话，我就会跟着点头。

诺斯菲做出索吻的动作，我就会吻上去。

当然，这些行动中并没有我个人的意志，单纯只是下意识的反应罢了。

——就算是这样，两人依旧缔结了婚姻。

在南方各国要人的见证下，两个人结合在了一起。

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状况背后的含义。

它只是为了增强国力而举办的仪式，是徒具形式的东西。新郎颜色不改地走完流程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时代的婚姻大抵都是如此。他们的表情述说着这些。

乏味的仪式。

在可谓只是走个过场的婚礼上……唯有一个人、唯有诺斯菲由衷地感到了喜悦。她穿着美丽的婚纱，为自己得到了家人而欣慰。

——于是乎，使用『过去视』的我表情又扭曲了几分。可以说，打从一开始，我的表情就在一味地扭曲着。

就这样，婚礼结束后，我和诺斯菲走过婚礼通道，乘上这个时代的敞篷马车，前往了国民所在的大道。为了祝贺这个可喜的日子，我们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马车从弗茨亚茨城出发，缓缓地穿过为仪式而专门修饰过的桥梁，来到了无数国民置身的大道。雷鸣般的欢呼声随即爆发，如暴风一般浇打在两人身上。

每一个人都是翘首以待。

若论及在弗茨亚茨国民中的人气，再没有人能与英雄和圣女相提并论。

国民们兴奋得不能自己，用近乎哭喊的声音为马车上的两人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使徒们唤来的『始祖』那卓越的功绩在弗茨亚茨无人不晓。拜他开创的成为魔法基础的『咒术』所赐，中和这个世界的毒的手段广为流传。在此之上，他还旅经各地，讨伐危害各方的『魔人』，铸造了让南方各国团结一致契机。

同样的，『光之御旗』的功绩在弗茨亚茨也是家喻户晓。虽然是为代替突然消失的弗茨亚茨公主而登上舞台，但据说是王的庶出的她为了臣民尽心尽力。五年来宵旰图治，对绝望的人民、她用光赐予希望，用奇迹施行治愈，尽职尽责地保护着这个国家。

因为是这两人的婚姻，民众不可能不欢欣鼓舞。

不可能不充满活力。不可能不怀抱希望。

游行期间，诺斯菲同身旁的我搭话。

为了能让我的表情有所改变，她向我展示眼前光明的景象。

“请看、涡波大人.....与涡波大人初到之时相比，弗茨亚茨已大不相同，它今日的繁荣前所未有的，再也不会有人敢说它是小国了。我真的努力过了。五年来，我励精图治、广施奇迹，尽可能地扫除了臣民的不安.....虽说是有两位『异邦人』——特别是阳淹大人的建议，但能收获今天这样的成果.....那个、我觉得果然还是有我自己的力量在。嗯，我真的很努力了！别看这样，我其实是很厉害的！厉害得被大家唤作圣女哦！！”

从途中开始变成了自夸，想必是年龄所致吧。

毕竟她也才这个年纪啊。

游行继续——诺斯菲讲出自己至今以来的努力，最后总结道：

“百姓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时代结束了。虽然还谈不上每一处都光鲜亮丽，但还是向『异邦人』的世界迈进了一步。向那个曾经拥有蓝天的世界，又迈出了一步……”

诺斯菲望着天空，如是说。

游行的这一天，尽管周围洋溢着活力和希望，可天上仍然笼罩着一层黑云。

侵蚀这个世界的『魔之毒』并未消失，依旧在上空高悬——

“——”

就在这时，我低喃了一声。

“涡波大人、您刚才……”

诺斯菲十分诧异地看着我的侧脸。

一点点地……虽然只有一点点，但看到我的表情



略有舒缓，她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在这几天里，无论做什么都未曾有变的表情产生了变化。

自己这几天的照料终于结出了果实——诺斯菲在一瞬间如此认为。

我看向诺斯菲，说出了颇具意义的一番话。

“总觉得、稍微……做了一场……好梦……”

对这一切有如梦境般美好的感叹。

听到这番话，诺斯菲感动不已，眼角泛起泪光。正当她觉得自己的声音终于传达给了我，感到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的时候——

“涡、涡波大人……！您终于、恢复意识……”

“——缇·娅·拉。我总觉得自己做了一场好梦啊。”

然而，我呼唤的名字还是没变。

看着诺斯菲叫出缇娅拉的名字，这显然是没有取

回自我的表现。

恐怕就连刚刚举行的这场婚礼，都被我错当成了自己与缇娅拉的婚礼吧。

“.....嗯。”

诺斯菲微微垂下头，答应了一声。

不过她很快就重新展露笑颜，同为祝贺而来的国民挥手致意。原因不难猜到，既然我好不容易露出了微笑，那现在就更应该趁热打铁，尽善尽美地践行自己的职责。

可这样的她看上去，更像是在逃避不愿认同的现实。

——就这样，千年前的婚礼落下了帷幕。

诺斯菲成为了相川涡波的伴侣。

仪式结束，国家接受了两人全新的关系，世界也予以了认同。

可是、有一个人认同不了。

那就是新娘自己。

当夜，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一如既往地呆坐在椅子上的我，诺斯菲一脸苦涩。

即便结束了与我的婚礼，情况也没有任何改变。

到头来，即使成为了妻子，始祖涡波也没有真正看她一眼。她怀抱的愿望，终究化作了泡影。

直到此刻，我还是仰望着虚空，目光游离。

“……不对。……这样的、不对啊。”

诺斯菲觉得这一天全无意义。

这种东西毫无效果。

徒具形式罢了。

没有价值。

这根本谈不上是成为了家人。

如果真的成为了家人，那自己心中的不满此刻应该冰消瓦解了才是。

沉积在心底的『留恋』的负荷应该会减轻一些才

是。

得到认同之后，自己活到今天的付出应该会得到报偿才是……

就像那一天，在勒伽西的带领下，自己在医院里看到的那对亲子一样……就像同一天，在一旁看到本应是自己父亲的人的笑容时一样……

自己的心脏……

自己的心脏、应该跳动得更加剧烈才对啊……

“——勒伽西!! 接下来，我要使用自己的魔法!!”

在幡然上涌的冲动的驱使下，诺斯菲大喊道。

对外而言，今天是夫妻两人的初夜，而这里是夫妻两人的房间。那么理所当然的，除了夫妻两人之外，这里不应该有第三者存在。

然而被叫到名字的当事人却愣是挠着头从阴影中现了身。他透明的身体逐渐有了色彩。

“真亏你知道我在这里啊.....哦，我说了会见证到底的来着。”

“这都无所谓。比起这个，我接下来要利用『光之理的盗窃者』盗取的【世界之理】治疗涡波大人.....！”

诺斯菲并没有对勒伽西的存在表露任何不满。

此时的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此，她向勒伽西逼近过去。

“.....你持有的【世界之理】效果可只有『代替』而已哦？不止如此，相应的『咏唱』还会对你的精神造成显著的损害。如果用了它，到时候，你恐怕就不再是现在的你了。”

“无所谓。”

考虑到使徒的义务，勒伽西同诺斯菲作了一番说明。

但生来就注定是牺牲的少女毫不犹豫地点了点

头。

“最重要的是，要背负涡波现在的状态——实在是过于严苛了。这可不是一般的精神干涉魔法。除了缇达和西斯施加的魔法，还有涡波哥哥自己的魔法，三者加在一起导致了复杂的精神外伤。”

“无所谓！即使如此我也会作为『代替』去背负……！不这样的话、一切都无从开始……！我的一切、一切都无从开始啊……！！”

诺斯菲声嘶力竭地喊道。

她用几乎要渗血的力度攥紧了双拳、用几乎踏穿地面的力道站定，喉咙处也浮现了血管青筋。

领会到这是诺斯菲发自灵魂深处的愿望之后，勒伽西不再制止。他露出既像是欣慰又像是悲伤的、十分暧昧的表情，开口道：

“……我明白了。作为侍奉我主的一名使徒，我

批准你使用魔法。可是你要记住，『咏唱』会自行从你的口中吐露。这不是我们能教给你的。”

只有拥有那份力量的人，才懂得如何去使用它。如此劝导着，勒伽西以柔和的神态引导诺斯菲进行『咏唱』。

听到这番话后，仿佛觉察到某种真理的诺斯菲张大眼睛点了点头。那是一种隐约间已有猜测，在使徒的佐证下终于确信的表情的。

于是，诺斯菲为了自己、开始了自己的『咏唱』。终于、无可挽回的，将她的精神肆意扭曲、拼合成一道解不开的智环的那一刻——还是来临了。

## 7-3 章. 愛よりも命よりも

### 320. 血之源泉

弗茨亚茨城的地下。

圆柱状空洞的底部积存着鲜红的血液。

一株『世界树』犹如吮吸血液而生长一般，于空洞中央庄严耸立。

一个明亮无比的光源照耀着红色池塘和红色树木。

那个光源的真面目便是火焰了。

在当下的地下空洞中，『血之理的盗窃者』的代理与『火之理的盗窃者』的代理正死战不休。

如同油灯一般，火焰熊熊燃烧于血池之上。

鲜血飞散于空洞之中，如同要掺入其中般落向火焰，随后被其蒸发殆尽。

无穷无尽的血之人偶伴以多种多样的火炎魔



法。

无论看向何处，眼中都是清一色的红。

就像是为了竞争粘稠血水与灼热火焰中哪一方的红色会率先涂满地下一样，两位代理者不断构筑着魔法。

准备活动结束后，在这两人间上演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激战。

若是有十来名血之骑士生成，下个瞬间就会有上百支炎之矢袭去，刹那间便将其损毁。若是有数堵血之壁为阻挡炎之矢而筑起，巨大的炎之蛇就会张开大颚，由侧面将其吞噬。若是有血之雾产生，炎之剑就会将其驱散；若是有血之雨降下，炎之涡就会将其抹消。鲜血飞舞，火焰吞噬，反反复复。

在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战斗中，我——莱纳·赫勒比勒夏因没有在释放魔法，而是独自于

血池边缘不断奔跑。

就算法芙纳把我也算作敌人，但坦白来说，我根本参加不到正面的魔法交锋当中。

当然了，要是我想去做的话，也可以使出同等的魔法。我不觉得我魔法的『质』会劣于他们，但是在魔法的『量』上则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在我拼命发动出一个风魔法的时候，两人可以一口气放出过百个魔法。

我立马就放弃了用魔法进行援护。我该做的不是在这赤红世界中添上风的颜色，而是要混入红色之中，攻法芙纳之不备。

我一直朝着玛利亚的反方向移动，时不时在法芙纳的背后放出大型风魔法《Taufschuss • Wind》，从而分散他的注意力。

至少不能留给他发动大魔法的余地。

在热身运动般的前哨战中登场的『某种东西』

——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让我百般戒备。虽然法芙纳本人表示没有使用它的意思，但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是不断对他进行干扰。

多亏这种慎重的战术，地下的战斗才一直势均力敌。

法芙纳在战斗前说得很夸张，但当下的战斗却名不副实。当然了，与准备活动时的战斗相比，现在交错纷飞的魔法的质与量是当时的数十倍，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

法芙纳所说的『试炼』到底是什么呢？

这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哪里体现得出『赫勒比勒夏因』的意义呢？

向『血』学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正当我对此战心怀疑问之际——它・掉・了・下・来。

噗通一声，它落在了正在对战的法芙纳和玛利

亚之间。

它毫无先兆地突然由正上方落下，用风魔法着地，溅起了大量血沫。

我和玛利亚吃了一惊，当即与其拉开距离。

唯独法芙纳表现得十分冷静，像是等候已久一样，他走上前亲切地问候道：

“——你来了啊，拉古涅。”

法芙纳道出了一个名字。

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名字。

正如法芙纳所言，落下的人无疑是我的骑士前辈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着地后，少女在血沫中抬起了头，露出了那张我非常熟悉的面孔。

“拉、拉古涅……？你的样子……”

我也唤出了她的名字，同时提高了警惕。

虽是熟识的面孔，但她的身姿实在太过异样。

首先扑入眼帘的就是她那沾满鲜血的身体。

她全身上下无处不被染成鲜红，那种鲜红更甚于以『血之理的盗窃者』为对手在血池中战斗的玛利亚和我。

脸庞沾满鲜血的她露出了扭曲的笑容，刘海血淋淋的，双目为鲜血涂染。

而最为异样的则是她手持的物・体。

看到了那个物体的玛利亚失声道：

“……涡波先生？”

落下的拉古涅抱着一具四肢被切断的尸体。

尸体上满是砍伤，躯干千疮百孔，喉咙上有一处严重的刺伤，样子惨不忍睹。

它的颈部支离破碎，头部和躯干几近分离，但其颈部强韧的肌肉似乎仍将断未断。

由此可知死者生前肌肉力量之强。

——不行，我可没有闲心去观察那些无关紧

要的事情。

那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那具尸体的着装我是认得的，那张面孔也是我熟识的。

那是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人。

不过，远处的我和玛利亚费了些时间才理解了那幅光景。

虽然知道死者的名字，但我的本能却拒绝去承认。

在此期间，事先大概就知道拉古涅会落下来的法芙纳开口道：

“我的『圣经』和『心脏』也在啊……到头来是你得到了啊……”

“是的，这两件我都偷到手了。这样一来我就成为法芙纳先生的主君了，没问题吧？”

拉古涅平静地说。

在这种异常的状况中，她对本应是同伴的我们

未出一言，而是与敌人谈了起来。

不用说，技能『恶感』当下仍在发动。

聒耳的警告声告诉我，有两个『最糟糕』的事物正在我的眼前交谈。

“嗯，那样就好。比起这个……你为什么要杀掉涡波？”

法芙纳将我和玛利亚拒绝理解的事说出了口。

——“为什么要杀掉涡波？”

也就是说，拉古涅战胜了基督吗……？

他说杀掉基督，也就是说基督死了吗……？

死了就是指，那个——就是说他死了吗……？

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

我没有承认自己不想承认的事情，以至于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在我呆然伫立之际，两人的交谈继续了下去。

“拉古涅，难道你不想与他携手一同对抗这个世

界的命运吗？”

“我不要，那是不可能的哦。涡波大哥哥他太可疑了，绝对会在中途背叛我的，所以我就先背叛了他。”

一来一往的对话证实拉古涅确实杀掉了基督。

我想认为这具尸体是伪造出来的，可是『血之理的盗窃者』却断定它是真货。这个世上最了解死亡的男人正以基督的死为前提进行着对话。

基督死了，这不得不去理解的光景一刻不停地映入我的眼中。

“是吗.....在遭到背叛前率先背叛吗.....这样啊.....”

法芙纳的视线落到了血池上。

而后，如泣血一般，他再次泪如雨下。

他大概在为基督的死而悲伤吧。

像是要将现实摆在不愿承认此事的我们两人



面前一样，法芙纳痛哭流涕，他恨恨地喃喃道：

“……嗯，我知道的啊。世间就是如此。刚一看到希望，立刻便会堕入绝望的深渊。……这是理所当然的。谁也无法相信他人，世风即是如此。因此，人总是在互相残杀、互相贬低、互相陷害。这便是人类不可救药的天性。那种事情、我知道的……我是知道、的啊……可是、啊……他怎会这么轻易、就死去了……这么、快就……a 啊、啊啊 a……啊啊……!! ”

……怎么可能。

太奇怪了。

基督会死掉这件事实在是太奇怪了。

连缇娅拉小姐也说过，基督是绝对不会死的。

她甚至说就因为基督死不了所以才麻烦。

基督今后不是要和妹妹阳泷一同成为世界之敌的吗？

我们不是准备要阻止最强且无敌的基督吗？

拉丝缇娅拉不就是为此才将同伴们团结在一起、准备应对此事的吗？

可现在基督一死，这些事情的前提就全都被推翻了。

收集到的情报已经足以使我理解情况了，但我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承认这个事实。

附近的玛利亚也一样不能接受，她颤抖着朝拉古涅问道：

“拉、拉古涅，那个……你手中的……”

“对，玛利亚，一切正如你所见。不过还请稍等一下，我想先和法芙纳先生明确一下主从的契约。”

拉古涅不假思索地表示一如所见，它就是一具尸体。

心中的希望土崩瓦解，我和玛利亚的脸色变得

更加苍白了。

在我们震惊之际，法芙纳泪也不擦地抬起头，继续说道：

“哈、哈哈。主从的契约吗.....也就是说，你打算当涡波的替角吗？”

“不，不是替角，我是打算超越涡波大哥哥，成为第一哦。我想要超越『伟大的救世主（Magna・Messiah）』，战胜世间万物，不断取胜.....要是在最后的最后连成为神明都能实现就再好不过了。”

“你在说谎.....你这是为了让我满意而信口开河的吧。”

泪眼朦胧的法芙纳瞪视着拉古涅，拉古涅则不为所动。

“唔，果然不行吗。.....不如说是法芙纳先生太认真了啊～。你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理的盗窃

者』中最认真的了。你既不歇斯底里，也不依赖他人……你非常清醒、普通，完全没有支付『代价』，以『人』的身份面对这个世界。”

“哈……？我普通？哈哈，我还是头一次听人这么说啊。在看到我的所作所为之后，真亏你还能说出普通这个词啊。只不过，我比你想象的还要——”

“你好好地在为人的不幸而悲伤流泪，这不是清醒得一塌糊涂吗？”

拉古涅正颜厉色地断言道。

而法芙纳也没有出言反驳。

不仅如此，他还同意似的点点头，小声说道：“——是啊，所以我才不顶用”，流下了更多的眼泪。

由此可见，眼前的两人之间存在着我们不能理解的共鸣。

但现在那种事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另有其事。

玛利亚替我喊出了问题的关键：

“——拉古涅!! 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先放一边!  
给我立刻解释一下你手里的东西是怎么回事!!  
”

她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向前踏出一步。

“你让我说明.....这是一具尸体。说明完毕。”

面对玛利亚的质问，拉古涅就像正等着她踏出这一步般狡黠一笑，挑衅似地回答道。

“那具尸体.....是什么人.....”

“哦，你要问这个啊。如你所见，这是『涡波大哥哥』的尸体。也就是说上层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呢～。从感觉上来推断也能知道诺斯菲小姐和涡波大哥哥都败了，胜者只有我而已吧。.....这点事你都看不出来吗？”

在听完她的话的同时，玛利亚进入了临战状态。

她周身包裹着浓稠的魔力与杀气，其浓度让人觉得她在与『血之理的盗窃者』这个规格外的存在战斗之时的状态连临战状态都算不上。

不用说，她注视着的正是拉古涅手持的尸体。

“……请让我好好看看它，我想确认一下。”

她要求拉古涅将尸体给她。

但敌人却摇了摇头，打算拒绝这个要求。

“那可不行。它已经是我的东西了，是我重要的——”

“谁·管·你，赶·快·照·我·说·的·做·就·是·了——”

但没等她说完，玛利亚就出言拒绝，凭空从手中放出了火炎魔法。

那种火焰并非红色，而是白色的。没有拿捏力

度、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的《Flame・Arrow》将所经之处的血液全数蒸发，大有将血池豁出缺口之势。

“——《Quartz Shield》。”

拉古涅或许早就料到了她的反应，毫无动摇地使用魔法来应对她的攻击。

那是缺乏魔法才能的她本应无法使用的魔法。

它不是单纯的地属性魔法，而是将大地之力纯化到极限的水晶魔法。这个魔法生成了『地之理的盗窃者』诺文・阿雷亚斯之前在『舞斗大会』上使用的水晶。

像是发霉一般，水晶由拉古涅腰间的剑上扩散开来，覆盖了她的左半身。

它形成了一面半球状的盾牌，弹开了宛如小型太阳般飞来的《Flame・Arrow》。

《Flame・Arrow》撞上了后方的墙壁，溶解

了土石，开出了一个不知通往何处的横洞。

“嘿诶，把我们的魔石集中起来之后还能做到那样的事吗……”

看到那精彩的水晶防御，法芙纳漫不经心地感叹道。

“法芙纳先生，请你先帮我保管一下涡波大哥，之后我会取出他的魔石，拜托你小心对待。”

拉古涅打算把抱在怀中的尸体交给空着手的法芙纳保管，这大概是在为即将开始的战斗做准备吧。

即使面对如此骇人的示威，拉古涅仍不打算退至后方。

“嗯，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小心对待的……毕竟这是涡波的身体……”

法芙纳接过尸体，用力抱住了它的身躯，紧闭



着双眼嚎啕大哭。

看到他的样子，玛利亚自然释放了更多的热量。

“我都让你把它给我了吧……！你听不到吗……！？”

她的魔力裹挟着热量，什么魔法都没发动就让脚下的血泊沸腾了起来。

看来玛利亚要动真格的了。

她看上去怒不可遏，与一年前同帕林库洛战斗时一样气势汹汹。

那个时候，玛利亚将战场化为了一片焦土。

而现在，她正打算在这个狭小的场所中释放出足以改写地图的魔法。

“……！等、等一下！你先冷静一下比较好！还不能情况确定就是她说的那样！事情有些奇怪！各方面都很奇怪！！”

回想起那天的火焰，我急忙打算阻止玛利亚。

我固然有对自己可能受到波及的担忧，但我更担心玛利亚会中敌人的挑衅。

可是玛利亚却对我的劝阻充耳不闻，构筑起了下一个魔法。

“我很冷静……我只是冷静地判断出……无论如何都要战斗而已!! —— 魔法《自魂焦热之骸炎（Teana・Blaze）》!!”

玛利亚举起双臂，在双臂前方凝聚出一股庞大的魔力。

被逐渐压缩的魔力是火属性的。

不用说，那个魔力的球体（结块）因高温而——呈现出白色。

过于浓重的魔力与热量使其产生了超越常见的红色和蓝色的白色光辉。

刚才我将《Flame・Arrow》比作小型的太阳，

但是看到当下发动的这个魔法，我充分地意识到刚才那个《Flame・Arrow》的热度是多么温和。

像是在诉说它才是真正的太阳一样，白色球体蒸发了地面上的水分，散发出白烟并逐渐膨胀。

因为有种肌肤烧焦、眼球融化的错觉，我连忙用双臂护住面部，并使用风魔法来进行防御。

那个魔法在准备初期就已经化为了范围魔法。

它仅仅存在于此，血池就完全沸腾了。它将地下空洞化为了灼热地狱，试图否定所有的生命。

那个充满杀意的白色球体的体积最终达到了足以将人吞噬的程度——

“——接招吧。”

玛利亚击出了那个太阳。

## 321. 暗杀的失格

确凿无疑的是，那白色的太阳是存粹为杀戮而释放的魔法（形态）。

这个魔法的目标虽然不是我，但我光是在附近就快要被烤死了。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手段能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化解它的威胁。

这凶恶、致命的一击直奔拉古涅而去。

老实说，这个魔法的速度不是很快，与方才的《Flame・Arrow》相比显得太过缓慢。它的速度也就只和女性轻轻掷出的小石子差不多，大概连小孩子都能避开。

但是周围枯涸的血池让人明白，单单避开那个球体是毫无意义的。这不是贯穿一点的魔法，而是将空间燃烧殆尽的魔法。

最关键的是，如果释放者是擅长魔法控制的魔法使的话，对其进行远程操控并不在话下。

因此，拉古涅站定不动，没有选择回避，而是冷静地选择了防御。

“—— 共鸣魔法《Field》。请释放出你们各自擅长的防御魔法吧。”

跟方才水晶的防御一样，拉古涅再次展现了她本应无法使用的属性魔法。

同时，拉古涅腰间的水晶之剑闪耀着光辉，溢出了浓郁的魔力。

不仅如此，她胸前的两个项链也产生了同样的反应。这使我确信，她能够引出『理的盗窃者』们的力量。

拉古涅所佩之剑无疑就是『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戴着项链无疑就是暗、风、木的『理的盗窃者』的魔石，不过因为她那赤红的形象和怀中的死尸太过引人注目，我竟迟迟没有注意到。

—— 她用四人的魔石调出了他们的魔法。

不过，她调用力量的方法与我和基督持有之时不同。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先将自身的魔力通入魔石，再借用『理的盗窃者』的魔法术式才能发动出魔法。

眼前的拉古涅则明显没有使用自己的魔力，而是魔石将自身生成的魔力匀给了她。这种使用方法与同她对峙的玛利亚有些相似。

我隐约明白了我们间的使用方法为何会有所不同。

我和基督没有，而拉古涅和玛利亚却拥有的特质——大概就是所谓的『亲和』了。

缇娅拉小姐曾对我说过，『亲和』是调用魔石中的力量时最为重要的要素。

也就是说，拉古涅现在能够同・时与四名『理的盗窃者』达成『亲和』。即便是对『亲和』知之

不祥的我也能感受到这当中的异常。『恶感』告诉了我，她所行之事究竟有多么骇人。

并且，因为『恶感』的存在，我终于得以领悟曾彼·时感受到的那股寒意的个中意义。

所谓的彼·时，指的是一年前联合国『舞斗大会』的决赛落幕之际，我从遍体鳞伤的基督手中夺走『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随即便被拉古涅夺去时的事。

那时，初次拿到『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的拉古涅在观众席上看着它呆然出神。

看到她的样子，我产生了一股寒意。

我当时一阵心慌，觉得绝对不能继续让她持有那把剑。

当时我为何会那样想呢？

恐怕是因为拉古涅打算用某种异常的手段达成『亲和』吧。因此，基督和我当时才面色苍白，

本能地想要立刻将其夺回。

所幸，多亏了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在片刻之间趁虚而入，终于没有酿成大祸。若非如此，实际上在『舞斗大会』结束之后，就算会与得到『地之理的盗窃者』力量的拉古涅发生战斗也不足为奇。

拜当下糟糕透顶的状况与新得到的技能『恶感』所赐，我弄清了曾经感受到的恶寒的原因。这时，四色的魔法以拉古涅的身体为基点扩散开来。

正如她自己所恳求的那样，四人各自擅长的属性魔法被释放了出来。

虽然释放出的全都只是张开魔力膜的基础魔法，但其来源却是强到犯规的『理的盗窃者』，并且那些属性也完全没有发生排斥，而是并存、共鸣、重合在了一起。



学院的教科书中第一页就会介绍到的最为基础的魔法《Field》，在拉古涅手中却化为了截然不同的高位防御魔法。

暗、地、风、木的魔力，黑、白、翠、绿的颜色逐渐重叠、融合、混杂、变厚，最后合而为一，呈现出含有许多杂质的奇妙的黑色。

那是一种就好比用上千年的时间将描绘了丰饶大地的绘画反复涂抹，因涂抹的时间过长，以至于分辨不出究竟使用了怎样的颜料的黑。仔细看去便可以发现，黑色之中闪烁着自然与水晶的光辉。

像是要覆盖整个地下空洞那般，不可思议的黑膜不断扩张，并与玛利亚放出的白色太阳相接触。

刹那间，世界强烈闪烁。

黑与白的魔力粒子四处飞散，两个魔法彼此抗

争。

混合了多种颜色的黑与纯化为一色的白势均力敌。

这两个针锋相对的魔法互相倾轧，使得整个地下空洞剧烈摇晃，像乐器一样发出了奇怪的高音。

若是认真观察，这一幕很像是为烧死拉古涅而笔直前进的白色太阳在被与其接触的黑膜拽·向地面。

黑膜不断向下牵引，白日不断向前行进。

独特的火花和清响相结合，构成了一幅幻想般的惊人景象。

此时，拉古涅分析状况似地嘟囔道：

“……强、强行混合的话魔力就会趋近于黑色了啊。并且，该怎么说呢，还很沉重……！我原本是打算防御的，为何却释放出了这么一个奇怪的

魔法……！”

本是为防御、弹开而释放的魔法，不知何时却变成了使・他・者・下・沉的魔法，这让施术者本人也吃了一惊。与其对峙的玛利亚也惊讶地喃喃道：

“这种力量的来源和我一样……！？即便如此，还是我们的磨合时间更……！！”

她和我一样惊异于拉古涅与『理的盗窃者』的魔石进行了『亲和』的事实。不过她很快便重新凝练杀意，以己方的牵绊更胜一筹为由给自己鼓劲。

“就算你更加熟练，我这边也有四块魔石啊~……！！想要角力正合我意！我应战！！”

她们都选择了不要花招的魔法交锋，将浓郁的魔力再次注入了各自的魔法。

最后，像是要竞争谁才是世界上与『理的盗窃

者』最为『亲和』的人，二人咆哮道：

“给我燃烧殆尽 a 啊啊 a 啊啊啊啊啊 —— !! ”

“a 啊啊啊 AAAaAAA —— !! ”

白色太阳进一步膨胀，体积增大到了不止是人，甚至连后方的『世界树』都能吞噬的地步。

黑色的膜进一步加厚，变为必须用“障壁”来描述的坚实厚重的魔法。

毫无疑问，两方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魔法。

这绝无仅有的强大、纯粹、充满杀意的竞争令我不觉间看得入迷。

身为骑士，我自然会对强大抱有一定的憧憬，而当下眼前之所见足以称得上登峰造极。

脚下的血池在完全蒸发后变成了暗红色，地下空洞内部被染成了黑白两色，魔力余波的粒子在周围的墙壁上刻画出了无数穿透的星屑般的花纹。

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这种均衡难以保持下去。

作为余波一部分的热风逐渐突破了我的风之防御。

再这样下去，仅仅是在观战的我就要比使用魔法来交锋的拉古涅和玛利亚先完蛋了。

这时，我注意到拉古涅后方的法芙纳生成了流动的血之壁来防御。不愧为『理的盗窃者』之一，他看上去仍然绰有余裕。

自己绝对不能早早就撑不住了，我可不想妨碍同伴的战斗。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飞散的魔力粒子蚕食破坏着我的风魔法，呼啸的热风像是要融化我全身的肌肤。

再不使出最终手段，我恐怕连滞留于此的资格都没有了。

痛感于此，我决心发动能让自己留在这个舞台上的魔法。

——然而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在此之前，那件事发生了。

“咦，怎么回事？”

“什——!？”

拉古涅突然声音走调，玛利亚也发出了惊疑之声。

随后，魔法的交锋迎来了结局。

一切发生在刹那之间。

我本以为白色太阳的魔力要强于黑色障壁，可是在下个瞬间力量的关系就『反转』了。

白色太阳的热度急剧减退——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并非是黑色障壁将其侵食、吞噬了，而是白色太阳自己衰弱、消失的，就好像魔法构筑中止了

一样。

这种结果似乎超出两人的预期，她们都表现得十分困惑。

拉古涅分析着现象，自言自语道：

“刚、刚才的是、先前那个『星之理』的力量……？难道说它的发动对象不仅限于人，还包括了魔法吗？并且它擅自就……”

“嘁，是『魔法相杀(Counter Magic)』吗……！感觉似乎是解除系的能力……不对！即便如此，这次我用多个魔法全方位攻击的——话……——”

拉古涅仍维持着耸立的黑色障壁。

与其相对，玛利亚则准备追击，当她凝练起魔力，正要向前踏出一步之时——她突然倒向了前方。

她就那么趴倒在地，一动也不动。

“诶？”

她对面的拉古涅目瞪口呆，在远处旁观战局我和法芙纳的感受也与她相同。

拥有万人难敌的魔力和生命力的玛利亚突然力竭倒地。

感觉搞不好连国家都能烧尽的热源一瞬间便冷却归零。

我虽然因地下空洞内的热风消散而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两人间的战斗却——

“虽然只是推测……难道说这种能力由火焰传到了本体……致使她死亡了吗？”

正如拉古涅所说，玛利亚一动不动，像是死了一样。

看到她倒地的身影，我感到毛骨悚然。我刚想跑过去确认她的状态，玛利亚的衣服下摆中就爬出一位少女，叫喊道：

“玛、玛利亚大姐姐!? 你怎么了，大姐姐!?”



黑色从玛利亚的衣服上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莉帕扶起她的身体，确认了她的呼吸。从莉帕的表情来看，玛利亚并没有死亡，但也不会马上醒来。

莉帕站在倒地的玛利亚前面，凝聚暗之魔力生成了巨镰。

“这样的话，就由我来……!!”

她显露出战意，对拉古涅怒目而视。但她面前的敌人却不为所动，再次自言自语道：

“这次的对象似乎是昏过去了啊……这种力量……就像在帮倒忙啊。不像在使用力量，而是像在被力量牵着鼻子走……——”

在此期间，她解除了逾规的基础魔法《Field》。

涂染地下空洞内部的魔法全部都解除了，留下的只有荒芜的大地和『世界树』。从拉古涅的样子来看，她似乎认为以莉帕和我为对手没必要释放那么夸张的魔法。

对。

这纯粹是因为她觉得我们不是她的对手吧。

莉帕对此应该也抱有同样的看法。她表情扭曲，像是自尊心受挫了一样，为了复仇而鼓起战意。

我竭力劝阻道：

“死神，住手！那个魔女由正面全力攻击都轻描淡写地败给了她！别人就更不可能是对手了！！”

那不是一场普通的败北，而是败在了拉古涅对新获的力量的测试之下。

“或许是那样……但我必须去确认大哥哥的情况……”

莉帕停下了脚步，不甘地对身后的我回答道。

“想确认也是办不到的！拉古涅现在有四块魔石，而且全都能被她调动起来！更何况她身后还

有个法芙纳啊!!”

原本只对付法芙纳的话就必须借助玛利亚的力量了，更何况现在摸不清底细的拉古涅也成为了敌人，只靠我和莉帕已经毫无胜算了。

疑似基督的尸体就在眼前，同伴中最强大的玛利亚也已折戟——我的思考却冷静到了令自己都感到惊讶的程度。

我并非预料到了这种状况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我对这种状况不是没有现实感。

单纯是因为我已经是第二次遇到这种状况了。

我以前体验过一次类似的状况，那就是说我崇拜、心醉于他也不为过的兄长海因·赫勒比勒夏因死去时的经历。

因此，我知道人该败的时候就是会败，该死的时候就是会死。

即便相信某人是绝对无敌的，现实却会截然相

反。十分没有道理的，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重要之人就会殒命。人生中就是会有即便无能为力，没有时间悲伤，却也必须接受事实的时候。

兄长留下的训诫赋予了我些许从容。因为他的指导，即便我现在心如乱麻，也能做出这种情况下必要的反应。

“你也已经明白了吧!?”

这位名为莉帕的黑色少女拥有着与其年幼外表不相称的聪颖头脑，且在同伴中也是数一数二。正因如此，我也就长话短说了。

“呜~——”

莉帕呻吟着向后退去，似乎得出了理性的结论。

如果那真的是基督的尸体，比起死者，应该优先守护活着的玛利亚。如果那不是基督的尸体就只会是陷阱了，应该无视敌人，与真正的基督汇

合。

“冲动行事只会白白送命！为了复仇而舍弃生命之类的愚蠢举动还是算了吧！你只考虑将情况传达给上方的龙人（Dragonewt），尽可能聚集更多的人，重整态势就好！我来争取时间，你带着那个昏倒的魔女快走！！”

我强硬地下达了指示。

我们根本不是那两个人的对手。

至少要在己方的主场战斗——否则转眼之间便会命丧九泉。

“我、我明白了！”

莉帕很快便点头同意了。

想来她应该也曾失去挚爱之人，或许是学到了和我一样的教训，她迅速钻入了玛利亚的衣服当中，然后昏厥的玛利亚像苏醒了似地动了起来。

很可能是莉帕通过移动那件充满魔力的黑衣

来强行操纵的。

随后，莉帕更是使用了经常在迷宫中用来逃亡的魔法《Dark》，喷出了大量黑雾。

她散布着黑暗，包裹着黑暗，带着玛利亚向墙壁移动。

最先对此做出反应的是法芙纳。

“……拉古涅，你要自问自答到什么时候？让她们逃走真的好吗？”

他指着攀爬墙壁、向上逃走的那团黑暗，对旁边的拉古涅说道。

拉古涅中断了独白，表情重归冷酷。

“不，当然不行……法芙纳，我要作为主君对身为骑士的你下达最初的命令。追上并杀死她们。回收了『火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之后，杀净眼前所见之人。竭尽全力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化为血污。”

结束了同玛利亚的战斗后，她的神色仿佛继承了方才火焰中全部的杀意。

听到那充满杀意的命令，法芙纳皱起眉头。

“喂，你等一下……你的命令不是『捕获』而是『全力杀戮』吗？现在的你应该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吧？”

“是的，我明白。我与诺斯菲小姐不同，打算肆意驱使你哦。不许你手下留情，杀了再杀，杀个不停吧。那一定是让我始终位居第一，并向下个领域迈进的必要之事……同时，它对你的救济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不管骑士的面色多么为难，她也断不打算推翻前言。

法芙纳听完大感惊讶，但最后还是认命般地点了点头。

“……哈哈，对我也是、吗。你还真是擅长这种

事啊。……我知道了。如果这个回答就是你的愿望的话，那我就协助你吧。倒不如说，反正身体也会擅自动起来啊。——《Blood・Warez》。”

法芙纳将地下空洞中残留的除了『世界树』上的以外的血液全部聚集到了自己的身上，然后和莉帕一样，包裹着大量的鲜血，将疑似基督的尸体收入其中——开始了追踪。

那团血液迅速附上了墙壁，像在表达地下已经没有能拴住它的锁链一样，开始向上追赶那团黑暗。

“——《Tauz Schuss・Wind》!!”

我向其背后全力释放魔法，构筑出巨大的风柱，一个接一个地投掷过去，但那团血液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一般全部躲过。

投出了超过十根风柱后，我放弃了对它的妨碍。



我的魔法击碎了墙壁，在落向地底的石之雨中，拉古涅同我亲切地说道：

“虽然我这边也是一样，但你还真是轻易就放走了法芙纳啊……”

我的魔法打不中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击出魔法的期间，我的意识始终集中于拉古涅一身。从她的性格来看，我觉得自己一移开视线恐怕就会受到偷袭，但我的想法似乎被她看穿了。

拉古涅在出其不意这方面的能力无人能及，我在这方面肯定无法和她较量。

这个人果然很危险。

她的战斗方式本来就很难对付，现在又得到了等同于『理的盗窃者』们的魔力。

我必须将她拦在这里。

这件事只有深知她的战斗方式和性格，能力上

的相性也不错的我才能办到。若是放任她到达地上，恐怕任谁也阻挡不了她。

大概是猜透了我的想法，拉古涅笑着说道：

“哈哈~。看来你好像认为我才是最棘手的啊~。认为比起『血之理的盗窃者』，我更加危险。.....哎呀，当第一就是辛苦啊~！不能像以前一样轻松了！一直被警戒着，都没法偷袭了！哈哈哈哈哈。”

我完全无法通过她的表情揣摩她的想法。

有什么事值得她开怀大笑的吗？

她真的觉得辛苦吗？

为什么她要以那样的身姿落到此处呢？

不久前还能从中感受到些许同僚间牵绊的她的内心，现在却变得无从揣摩。

“你的判断很正确，莱纳.....不过作为代价，你会死在这里。”

她的声音毫不掩饰地散发着冰冷。就像在表示这才是她真正的语气一样，她那蹩脚的敬语也不复存在了。

我决定不再多想，直接战斗。

已经没有什么余地让我询问和思考了，若是在拉古涅——应该说，若是在作为敌人的拉古涅面前露出一丝破绽，那我就死定了。

拉古涅的身体如蜃景般扭曲，渐渐透明，与背景同化，消失于其中。

我感觉到她发动了某种魔法。

如果是使用风来透明化的话，作为风之骑士的我肯定是能看穿的，凭借空气的流动就能得知她位于何处。但我确信这种方法对她并不管用。

她使用的恐怕远不止风魔法，同时也发动了其他的技能。说得更确切一些，她是借助『理的盗窃者』的力量透明化的。

与周围同化，将自己的魔力归零，甚至不干扰空气的流动。她连自己存在于世这件事都掩盖了，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无物』。

『恶感』使我得知，她的消失（力量）就是达到了这种境界。

明明与拉古涅面对着面，我却完全看丢了她的。

与此同时，上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

这由遥远的地上传来的冲击甚至令地下的我都浑身一颤。

恐怕是刚才追上去的法芙纳动真格地使用了魔法吧，爆炸声传来的下个瞬间，非比寻常的大量血雨倾注到了地下空洞当中。

我想抬头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在与法芙纳战斗，却硬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恶感』告诉我，一旦转移了注意力，我就会

死。

只要露出一瞬的破绽、受了一点小伤，我就会如拉古涅所说的那样死去。

自己技能的强烈警告令我在仅仅数秒之间便流出了一身冷汗。

我保持警惕，一动不动。

即便血液沿头顶流下，将我的双眼染红，我也没有闭上眼睑。即便倾注而下的血液将地面和墙壁染红，如生物般蠢蠢欲动，我还是注视着前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能焦躁，必须冷静，只考虑将迟早会偷袭过来的拉古涅反杀的事情。

如果『恶感』的躁动登极，以杀死我为目的的敌人肯定就近在咫尺。

距离恐怕……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接近。

因此，我——

独自一人伫立于鸦雀无声的地底中央，毫不掩

藏自己的身影。

迷宫的战斗也好，怪物的狩猎也好，骑士的决斗也好，大会的比试也好，路边的争吵也好，其开端都不会呈现以这样的形式。但是就在这种不合常理的情况之下，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与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的厮杀拉开了序幕。

## 322. 千年之阶的前方

死了。

父亲大人他死了。

全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一味地撒娇邀宠，事情才会变成这样。

“呜、呜呜……呜啊啊啊、a 啊啊 a 啊啊啊——！”

我不停地悲叹、啜泣。

泪水无穷无尽，恸哭无以羈止。

这就好像心脏的鼓动一样欲止而不能。如果不借助哭泣来宣泄感情，我就会被自己犯下的罪过压垮，气闷而绝。所以为了让我苟活，本能令我泣如雨下。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也不知道在自己哭泣的期间都发生了什么。

过度的哭泣几乎夺去了我辨识的能力。

甚至要让我忘记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会如此悲伤。如果将原因忘掉的话，我一定就能从痛苦中脱身了吧。

那种忘却想必是内心自我保护的一种机能。

我明白的。所以我即便痛不欲生，也还是发誓绝不能忘。听着自己的悲鸣，我一遍又一遍地确认父亲大人死亡的事实。即便这让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他的死而椎心泣血，可我还是将这个不断重复。

死亡固然令人悲痛，可对悲伤的遗忘只会招致更加深重的悲伤。这是我之前从朋友那里学来的教训。

为了不至重蹈她的覆辙，我在兵戈消歇之后的四十五层的中央——在面目全非的房间里不停地自怨自艾。

父亲大人已经不存在了。他被杀害、被带走了。



而当事人拉古涅也早已离开了这里。

在表示对我毫无兴趣之后，她去往了上层。

枯留于此的我只是不停地哭、不停地哭不停地哭  
不停地哭——哭到最后，发・生・了・捩・转。

“——!?”

恸哭戛然而止。

有那么一刹那，我产生了一种时间静止般的错觉——于是我猛然意识到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赶忙回头向后看去。

我隐约觉得有什么人在身后看着我，有什么人在向我搭话，有什么人在指引我该做什么，于是我试图寻找那什么人究竟是谁。

理所当然的，我在身后没有看到任何人。

只看到了魔法肆虐之后的断壁残垣。

这里再没有任何第三者存在。如果有，那么我不可能察觉不到。我再怎么说也是『光之理的盗窃

者』，没有道理会察觉不到。如果真的有什么存在是我所不能察觉的，那它只可能是——

“嗯、呜……—”

当我环顾周围的时候，怀中传来了呻吟声。

忘我的哭泣让我一直无暇顾及她的存在。但她的状况绝对不能置之不理。我连忙用袖子擦去脸上的泪水，发出了不同于悲鸣的声音。

“拉、拉丝缇娅拉……！啊、a啊啊啊、血、好多血……！！”

在我怀中的是命悬一线的妹妹。

此时此刻，她的腹部依然血如泉涌。就算施以回复魔法紧急治疗，出血量也丝毫没有减少的迹象。这也是当然的。我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这当中的原因，毕竟这是我亲手造成的伤。就是我用『赫尔米娜的心脏』刺伤了她，所以这伤【永远无法复原】。

“呜、呜呜，我不会让你死的……!绝对不会……!

拉丝缇娅拉，我一定要……!!”

既然是治不好的伤，那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已经知道了。

除了这个力量的所有者、『血之理的盗窃者』以外，有办法能治疗这个伤的人就只有我了。我相信自己的【光之理】可以对抗这充满杀意的【血之理】——

所以我要祈求。

合上双眼，怀着强烈的愿望祈求自己成为她的『代替』。

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是一个真诚的好孩子，诺斯菲·弗茨亚茨是一个不坦诚的坏孩子。更何况我还是让她负上这【永远无法复原】的伤的罪魁祸首。是了，岂止是坏孩子，我根本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罪人（我）有怎样的遭遇都无妨。

所以，拜托了，请救救拉丝缇娅拉。

其它的一切我都不奢望，只求能救救我怀中的她。

当然，我知道自己能做到的只有成为『代替』而已。哪怕我一无是处，可无论如何我也希望能帮到她。拜托了，让我作为『代替』救救她吧。

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不过是神明也好、还是世界也罢，谁来都可以.....

拜托了.....!

让我和拉丝缇娅拉.....!!

“——『我于此弃旗』——”

不意间，祈愿的语句脱口而出。

在我意识到它是『咏唱』的一瞬间，腹部突然产生了一种被火焰炙烤般的痛楚。

“好痛——！”

我睁开双眼，将目光从怀中的拉丝缇娅拉移至自己的腹部。

在那里发现一道全新的伤口之后，我小心翼翼地  
对拉丝缇娅拉的腹部进行了触诊。

——伤・口・不・见・了。

它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就像我祈求的那样，我『代替』她承・受・了这  
道伤。

然而不等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它就被紧随而至  
的痛楚驱赶得无影无踪。

腹部的灼热感很快漫及全身，这烈火焚身般的煎  
熬好比置身于一座烤炉。

“咕、呜啊——！！”

岂止是疼痛，这是远超疼痛、甚至凌驾于剧痛之  
上的痛楚。

这股痛楚毫不留情地折磨着大脑，令我动弹不得。

我居然……

居然让重要的父亲大人和妹妹承受了这样的痛楚……

悔恨又深重了许多。事到如今我甚至无法理解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做出那种事。我恨不得杀掉那时候的自己。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恨意和愤怒无止境地膨胀，最终令这份感情不辨方向地冲破了喉咙。

“呜啊、啊啊！啊啊啊……—！！”

想要大喊。

想要始终不停地大喊。

喊到喉咙嘶哑、喊到胸口涨破、喊到四肢瘫颓。

可是来自怀中的低喃制住了我的嘶喊。

“诺斯菲……？”

面色发青的拉丝缇娅拉睁开了双眼，在怀中仰望我道。

我旋即意识到自己远没有哭喊的资格。

现在比起自己的问题，拉丝缇娅拉的优先度要高得多。为了确认她的状况，我强忍痛楚开口问道：

“……你、你醒了吗？”

我之所以能装出一副常态，还是拜腹部出血状况的缓和所赐。

不用检查我就能感觉到，伤口周围正在逐渐向『半死体』转化。就算这伤无从治愈，有爬虫类的鳞片覆盖的话总是能起到简易的止血效果。

不惟如此，当前情况下的『留恋』的增加让我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更进了一步。父亲大人的死和自己的罪——这过分滋长的『留恋』已经剥夺了我以正常的状态迎接死亡的权利。失血过多这种平常的死法于我而言未免太过轻松，

这个世界是绝对不会容许的。

正因如此，由我代替拉丝缇娅拉承受这【永远无法复原】的伤定是最好的选择。与伤口一同而来的痛楚固然是种煎熬，但这跟死亡的危险相比便显得不值一提。所以这是十分合理的分担。

“嗯。身体突然又有了活力……是诺斯菲帮我治疗的吗？”

最重要的是，看到她在我怀中恢复活力的样子已经是最好的回报了。安心感如同服下了一副良药，驱散了我的痛楚。

“……嗯。我的回复魔法可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放心吧。”

用自豪的语气给出答复之后，我就这样抱着她起了身。

拉丝缇娅拉在我的带动下用自己的双腿站稳了脚跟。在确信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之后，这次反



而是我一把扑进了她的怀里。

“拉丝缇娅拉……！啊啊、拉丝缇娅拉，太好了……！！”

从紧贴的胸口，我听到了她心脏的鼓动声。

声音通过脸颊直达我的心脏。我现在成功帮到了自己的一个家人，这让我感到自己稍稍偿还了一些罪孽，难免高兴得不能自己。

“好、好痒啊……！没问题的，我已经没事了……！比起这个，现在更要紧的是……！”

拉丝缇娅拉温柔地将我推开，接着立即开始确认四十五层的状况。

无视一片狼藉的家具和瓦砾，她的目光最终聚焦于一处。

那是血泊之上的手足。

“拉丝缇娅拉……父亲大人他……已经……”  
不等我说完，拉丝缇娅拉便颌首道：

“嗯，我知道的。虽然意识模糊不清，但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对话的一部分内容……”

这让我相当惊讶，想不到她在那般凄惨的状态下也没有失去意识。

这也就是说，拉古涅那些冷酷的话语也被她听到了。在那当中势必包括了拉古涅对我的批判。

在那样一番大放厥词之后，我就连保住死去的父亲大人的遗骸都没能做到。只要一想到拉丝缇娅拉知晓了如此不堪的事实，我便感到无地自容。然而，当我正感到难堪之际，她投来的话语却与幻灭和叱责毫不相干。

“呐，诺斯菲，我有个问题想问。在你看来，涡波他是你的『父亲』对吗？”

“诶……？啊、嗯……虽然现在说都已经晚了……可我是这样想的……”

“太好了……这样啊。涡波他做到了啊……以自

己的生命为代价.....虽然只有一步、只有那么一瞬间。可他确实改变了自己。”

拉丝缇娅拉看着我的眼神极尽温柔。

明明自己险些死在我的手上，最爱的人也因我而丧命，可是她仍然相信我、爱着我。

明白了这些，我不由地感到了不解。

拉丝缇娅拉走到父亲大人丧命的场所，在一片血泊中屈膝。

她看着留在那里的手足，细声低喃：

“因·为·这·样，我·才·活·了·下·来。”

我无法理解她这番话的意思。

她的表情和话语都让我捉摸不透，我不知道她现在的心情究竟是悲伤、哀悼，还是愤怒。

不，她不可能不悲伤。

死去的可是那个父亲大人啊。她肯定是无比悲伤、绝望、憎恨这个世界是如此蛮横无理的。不

然就太奇怪了。

当我在旁守望悲伤的拉丝缇娅拉时，我发现俯下身的她眼里流下了泪水。

——可是就只有一滴。

相较于我的泣如雨下，她要收敛许多。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出发吧。诺斯菲。”

接着，她甚至拭去了那唯一一滴眼泪，抬起头，表情充满了活力。

拉丝缇娅拉站起身，强而有力地向前踏出了一步。

见她情绪转换得如此迅速，我不禁发问：

“出发、是要去哪里……？”

“去质问拉古涅。问她究竟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听到她的回答，我不由浑身一僵。

——拉·古·涅。

明明敌人不在这里，可我光是听到这个名字就双腿发软，牙齿打颤。

不仅如此，我甚至接二连三地吐露出一些丧气话。

“就、就算去问她，又能怎么样呢？就算问了，父亲大人他也回不来了……无论得到怎样的答案、都没有意义……去追她的意义、已经不存在了……”

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嘶喊着绝不能再与拉古涅相会。

不只是她有战胜了父亲大人的成绩的问题。她太危险了。她是那样贪婪地渴求力量，那样偏执地追求胜利。在战斗、厮杀这一领域，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

与她敌对的行为和自杀无异。

然而拉丝缇娅拉平静地摇了摇头，否定了我的意

见。

“不会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活下来的人有必要替死者弄清理由……如果她的理由可以接受的话，我想涡波也不会对自己被杀这事有什么怨言。”

“接受自己被杀的理由……？——你傻了吗！？那种理由绝对不可能存在！请不要说这种胡话好吗！”

要问清『下杀手的理由』这点我还可以理解。但视情况而定也不是不能原谅加害者这种主张，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太荒谬了。

然而我的愤怒却让拉丝缇娅拉感到了惊讶。接着，似乎感觉到自己触及了逆鳞的她小心翼翼地辩解道：

“咦、咦？有那么奇怪吗……？我想、如果涡波还活着的话，他应该也会说同样的话啊……比起报仇更优先于交流，这不也是涡波的习惯么……”

我因她的回答而失语。

她说的没错，父亲大人的确可能这么说。

即便是面对我这样一个不讲道理、糟糕透顶的棘手敌人，父亲大人也始终没有选择战斗。他拼上了性命，向我伸以援手。我无法断言说他不会对拉古涅做同样的事。不如说可能性相当高。

即使如此，这种思考方式终究是我所不能仿效的。

我根本不可能做到。一般而言，重要的人被杀害的话，人不可能冷静地选择与凶手对话。

“我不能理解……太奇怪了。这太奇怪了……”

这话我之前也对父亲大人说过。

拉丝缇娅拉没有表示否定，她干笑了几声，了然道：

“……抱歉。果然啊，我的果然还是太轻了呢。不，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我和涡波今天都做

好了死亡的觉悟吧？”

拉丝缇娅拉的神情就像一个无惧于死亡的受刑者，一想到让她做出这种觉悟的不是别人就是自己，我便悲痛不已。

当然了，我无法不去阻止她。

“——不要再把死这种东西挂在嘴边了！你不可以将它说的这么轻巧！绝对不行！不行啊！”

如果拉丝缇娅拉也死了，那我就真的穷途末路了。要是连这最后一点活着的意义都失去的话，我就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再也站不起来了。

那远比死亡还要可怕。

我走到她身边，恳求道：

“求你了……拉丝缇娅拉，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死……”

面对我的恳求，拉丝缇娅拉露出了困扰的表情。

困扰到最后，她——



“.....我会努力不死掉的。”

也还是没有与我许下约定。

与此同时，父亲大人方才的话语闪过了脑海。

“如果真到了那时候” “一起” “到那时我会陪她一起死” “我也好拉丝缇娅拉也好，都愿意为你而死” 。

因为拉丝缇娅拉怀揣着同样的觉悟，所以她才能了无惧意地选择去面对拉古涅吧。更有甚者，如果拉古涅的理由真的能让她接受，那么她到时候恐怕会选择与父亲大人一起——

“很抱歉，诺斯菲，就算只有一个人，我也要去追拉古涅。这不光是为了询问她行凶的理由.....我还要弄清楚她为什么要将涡波的尸体带走。我想涡波的尸体一定还有什么蹊跷。而那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希望。我相信，一定还存在某种逆转的手段.....”

拉丝缇娅拉用她那双闪耀着黄金光芒的眼睛看了过来，而我此时仍眼泛泪光。

她的话语是那样的充满希望，是那么的明朗……可我却因之头晕目眩。

重要的妹妹的双眸让我感到了恐惧。

她那双金瞳实在太过深邃，给我以注视太久便会被吸入其中的错觉，让心脏狂跳不休。那显然不是平常人的眼睛，它令我痛切地意识到，尽管拉丝缇娅拉和我一样都是『魔石人类』，可我们之间还是有决定性的差别。

——那就跟我在千年前深刻感受到的，自己与缇娅拉大人的差别一样。

要说相差最著的，那便是爱的形式了吧。

即便失去最爱的人也能勇往无前的拉丝缇娅拉的爱，其扭曲程度之深是毋庸置疑的。

她方才评价自己的爱太“轻”，这并没有错。缇

娅拉大人在很多地方也和她一样表现得轻了些。可是，她们以牺牲重量为代价获得的，是极其深·远的爱。

因为这种『轻且深远』的爱，拉丝缇娅拉理所当然地认为『区区死亡不可能将相爱的两人分离』。就算生死相隔，只要灵魂的联系还在，爱即是不灭的。爱的神髓不在于物理上的相互接触，而在于精神上的相互理解。

——正因如此，她才能这么从容。

一言以蔽之，就是异常。

可是，或许就是因为父亲大人的恋爱观也同样异常，两人才会倾心于彼此吧。

虽然早就明白，但现在我又一次意识到，无论是从父亲大人那里得到的爱，还是与父亲大人之间的距离，拉丝缇娅拉都是『第一』，而不是我。既然位居『第一』的拉丝缇娅拉表示还有希望，

那我就可以相信它的可能性。

“你觉得父亲大人他还活着吗.....？即使变成了那样，他也没有死.....？”

“我觉得不无可能。曾经活在千・年・前的诺斯菲怎么看？这种事没有过先例吗？”

不假思索地做出答复的拉丝缇娅拉实在是太过耀眼、太过离谱了。

如果一直同她交流下去，我恐怕会发狂的。

自然而然的，我一时语塞。

我是亲眼看到父亲大人他死在自己面前的。心脏被刺穿、手脚被砍断、连颈椎也被插断了。人在那种状态下不可能还活着。

一定要说有什么手段能保住性命，那就是怪物化了，可是父亲大人他直到最后都是人类。在拉古涅密切的监视下，他确实实地以人类的姿态丧命了。

当我的理性即将递出答案之际——『千年前』这三个字迫使我重新展开了思考。于是乎，在它成功与记忆连上线后，一份过去的经历浮上脑海，我断断续续地开口道：

“千年前……如果说有什么希望的话……使用我真正的『魔法』、或许……”

很久很久之前，我对类似的问题有耳闻。

在过去，西斯与迪普拉库拉曾说过，『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是为了将世界凝聚在一起而存在的。并且他们都要求我用这种力量挽救这个世界，为其带来和平。

但有那么一个人——勒伽西却示我以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那便是『不老不死』的魔法。当时的我认为它全不必要，所以没有将之放在心上，可现在想来，它简直就是为了这种时候而存在的魔法。

“如果借助立足于我盗取的世界之理的魔法的话，我能够赋予唯一一人——赋予他『不老不死』的特性。”

“『不老不死』……？诺斯菲能使用那样的魔法吗……？”

“将我制造出来的其中一名使徒表示是可以的。不需要多大的准备和牺牲，只要我到位了，就可以让一个人复生。”

当然了，我没有自信保证万无一失。

毕竟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如何行使那个魔法。

刚才以拉丝缇娅拉为对象施展的【光之理】是我的第一次尝试。尽管如此，只要以其为基点往更高层次升华的话……我觉得确实不无可能。即便是已死之人，我也能令其起死回生。

就在我斟酌自己的魔法的可能性的时候、

“诺斯菲，那个魔法需要『代价』是吗？”

拉丝缇娅拉问我，作为驱使那种力量的代价，我会失去多少东西。

相应的代价是什么，我并非没有头绪，而且不少。应该说，能想到的代价多到让人困扰的地步。

可是坦白的话，她必然会为我担心。于是我选择将诸多代价按下不表，仅予之最稳妥的答复：

“.....虽然有，不过不成问题。『光之理的盗窃者』的『代价』是『让内心变得坦率』，算是比较轻松的了。其实我现在就背负着相当程度的『代价』，但并没有多难——、——诶!?”

还不等我说完，拉丝缇娅拉便抱住了我。

她将我拥入怀中，以死死将我抱紧的方式打断了我的话。我连忙从她的拥抱中抽身，询问道：

“——、噗哈！拉丝缇娅拉.....?”

“不对，你不可能不难受吧.....那个，怎么说呢，不好意思了，没能让涡波给你这个拥抱。你

一个人努力坚持到今天，真的辛苦了……被迫承受『让内心变得坦率』这种代价，根本就是一种拷问不是么，是虐待啊。诺斯菲，你真的很了不起……”

拉丝缇娅拉并不愿意接受我所能想到的最稳妥的答复。

接着，就像是在犒劳一般，她抚摸起了我的脑袋。

“不、不对……没有那回事……没有、那回事……”  
明明我想要表达明确的否定——可出口的声音却十分孱弱。

她温暖的掌心摘除了我内心的坚壳。

暗藏于其中的伤痕（记忆）于是流溢而出。在一千年前作为道具而生，而后心灵坏死，为追寻父亲大人而反复『咏唱』，在无尽的战斗中度过的日日夜夜如浮光掠影一般闪过了脑海。

这所有的伤痕都得到慰劳，得到了她的一声你辛



苦了，这让我无可奈何地，眼眶发热。

——泪水要遏止不住了。

可是我还不能哭。

就像自己说的那样，并没有那回事。

我现在没有资格讲什么悲伤和辛苦。将父亲大人逼入绝境的我绝对没有这么想的资格——

可是拉丝缇娅拉的抚慰实在过于舒畅，让我几乎控制不了自己，恨不能马上合上双眼，沉浸在这种舒适之中。

拉丝缇娅拉为了向我伸以援手而拼上了自己的性命，即便被我刺伤也仍旧相信着我，说自己是我的家人。而这样一个人现在给了我抚慰。

何止是眼眶，腹底也一样滚烫。最重要的是，我的心现在盈满了温暖的事物。

自从我在一千年前背负了父亲大人的感情以来，我就再也没有体会过这样一种心情。

不妙，再这么下去的话，我会.....我会.....——不可以!!

“总、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个魔法有一试的价值.....! 说实话，虽然不敢说有十足的自信，可无论以什么为代价，我都一定会掌握那个魔法! 请让我挑战一下!! ”

我逃离拉丝缇娅拉的爱抚，大喊道。

见状，拉丝缇娅拉用不甘的语气低喃：

“嗯.....听到你说『无论以什么为代价』，总感觉我和涡波的努力都成了无用功，心境有些复杂啊.....那么高调地标榜说为帮你而来，结果反而要依赖你.....”

她咬着嘴唇，由衷地感到了不齿。

拉丝缇娅拉想必是觉得这样算不上帮到了我吧，她在思考有没有不靠我真正的魔法也能令情况有所好转的办法。

“不是的！你们确实帮到了我！而这一次轮到我来帮助你们了！现在到了我为自己的任性负责任的时候了！我必须负这个责任！虽然拉古涅确实很可怕……但我一定会趁其不备对父亲大人的身体施展魔法的！我一定会、想办法——”

话没说完，我便为自己的装腔作势感到了恐惧。居然说要趁那个拉古涅不备？

在此之上还要让从未施展过的魔法一次成功？

不安——岂止如此，理性在控诉说绝不可能。

我一边说一边冷汗直冒，好不容易才取回一点热度的脸又失去了温度。我不得不竭力遏止身体的颤抖，以防让拉丝缇娅拉担心，可是、

“我们大家会压制住拉古涅的。诺斯菲不用一个人去战斗，还有我们在，多依赖一些我们吧……”

我的逞强没能坚持到最后。

拉丝缇娅拉察觉了我心中的想法，摇头表示没有

那个必要，并试图握住我的手。我没有拒绝，一面接受从拉丝缇娅拉手中传递而来的热量，一面点头：

“……嗯，那就拜托了。……我想我一定无法战胜拉古涅吧。”

这也是从朋友那里学到的教训。

即便在这里逞强也没有意义，最后只会因力不能支而失败。正因为深知这个道理，我才没有将逞强坚持到底。

拉丝缇娅拉对我坦率的答复报以微笑。

“嗯。……好了，方针差不多定好了，我们出发吧。……既然是我们去追人，那就得加快速度才行啊。”

以此为结，我们决定采取行动。

临出发之前，拉丝缇娅拉指着地上的东西说：

“啊、这些手脚……”

“那个、这样吧，将它们存入我的魔法好了。”  
考虑到之后可能会用到它们，我怀着复杂的心情  
将父亲大人的四肢收进了『持有物品』当中。

“哦～，你这个便利的魔法跟涡波一样啊。原来  
诺斯菲也能做到这种事吗。”

“是的，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素养，所以有过练  
习……”

考虑到身世的问题，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不管  
是咒术还是次元魔法，我都能予以掌握。

当我不由地回想起自己为了追上父亲大人而拼  
命研习的过往时，拉丝缇娅拉沿着地上的血迹迈  
出了脚步。

血迹在向四十六层延伸。

“这些涡波的血、看来要往上走啊……”

“嗯，拉古涅自己也说过她要去元老院。”  
我尾随她走了起来。

之所以不同她并肩而行，是我不想让她注意到自己捂住腹部的手。

每迈出一步，就有一股锥心的痛楚。

等到攀登阶梯的时候，我更是疼得忍不住要喊出声来。

即便如此，我还是慎而又慎地装出平常的样子，跟在拉丝缇娅拉身后前进。

我们沿着血迹往上走了一会儿，突然发现了一滩将血痕全部覆盖的血泊。

“——……这是！”

“是拉古涅干的啊。看他们的死相，不会有错了。”

血泊之上有数具尸体。

尸体的表情能够让我们推测出他们死亡前一刻的情形。

他们的表情大多没有因痛苦而扭曲，只是面露惊

骇。可见他们基本都还没搞清楚状况就丧命了。并且致命伤全都只限于一处要害。流出的血液还有温度，这确实是拉古涅的手法。

“抓紧时间吧。拖太久的话可能有别人过来。”见拉丝缇娅拉绷紧表情站在原地，我出言催促道。

她应该也知道没时间为逝者哀悼，于是跨过凄惨的血泊，继续往上进发。

路上我们又见到了形式各异的尸体。

看来镇守阶梯的骑士们无一幸免，讽刺的是，这也让我和拉丝缇娅拉得以畅通无阻地前往『元老院』所在的最上层。

理所当然的，『元老院』的成员也都被杀了。拉古涅所经之处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我们本以为拉古涅会待在『元老院』的房间，但看到血迹往塔顶延伸，于是只好继续往前进。

在路上，我们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那是一名女性的尸体——我记得拉古涅曾谈及说此人在她心中地位特殊。可就连这么一个人也成了尸体，鲜血染红了狭窄的阶梯。

沿着这条染成血色的阶梯走到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最高处。

弗茨亚茨城的顶点。因为海拔实在过高，以至于此处素来与流云和凉风为伴。

黄金色的朝阳在一瞬间支配了我们的视野。

“呜哇～，这里好美啊……”

看到室外的景象，拉丝缇娅拉瞪大了双眼。

接着她走到了塔顶的边沿，全身心地感受着这黄金色的风、云和太阳。

……美？

这里的风景确实很美。

就好像置身于九霄云外，不免令人感到雀跃。可



是现在并不是沉浸在美景中的时候。我没有直奔边沿，而是自行追寻地上的血迹。

血迹和拉丝缇娅拉一样曾一度延及边沿——但在那之后折返，一直延伸到中央的天井。

“拉丝缇娅拉，血在那里……”

听到我传递的这条讯息，拉丝缇娅拉连忙道了声歉，接着直奔天井而去。

她屏息凝神，望向天井深处。

“看来拉古涅她到下面去了啊。……魔力最浓重的地方是、最下层？”

看来就算她的视力再怎么好，也没法在这里把握最底部的状况。

不过魔力的波动不难把握，她认为弗茨亚茨城的地下正在上演一场激战。

我同样有此感觉。说实话，那里有太多熟识的魔力了。

“要下去的话，还是先到二十层跟缇亚她们汇合比较好吧……？”

就结果而言，我们白走了一程，即便来到塔顶，拉古涅也已经不在了。

决定好接下来的行程后，拉丝缇娅拉那熠熠生辉的双眸重新看向了我。接着，她向我伸出了右手。拉丝缇娅拉的意思很明白。

她想纵身跃入这道深不见底的天井。

看地上的血迹，拉古涅一定也从这里跳下去了。已经确凿无疑的是，拉古涅人就在下面。一想到这点，我便怎么也不敢迈出一步，去握住拉丝缇娅拉伸出的手。

说实话，我好想逃走。

如果说拉古涅她在下面的话，那我便想往上面逃。

逃到比弗茨亚茨城的塔顶还要高的地方。一直逃

到这片天空的彼端——

“——放心吧。”

似乎是看穿了我心中的想法，拉丝缇娅拉微笑着低喃道。

这一句话将拉古涅从我的意识中驱离，让我重新看向了眼前的她。

她的长发随风飘扬，在流云的衬托下，那头熠熠生辉的长发仿佛溶入了这片黄金色的天空。

这让我觉得好美。

仅仅是看到这一幕，仅仅是同拉丝缇娅拉面对面，就让我拿出了本不可能拿出的勇气。

真是久违的感觉。

距离我上一次品味这种感觉究竟过了多久呢。

大概是自一千年前照顾父亲大人的衣食起居那时以来吧。

我感到自己现在终于寻获了一份渴盼已久的回

报。

从那一天开始，我坚信正确的人必将得到报偿，始终不停地前行、投身于无止境的战斗——最后来到了这一千年后的弗茨亚茨城的顶点。

在这里迎接我的人是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

不是父亲大人，而是和我一样的，为成为他人的代替品而生的少女。

冥冥之中有种不可思议的缘分，让我感到无比亲切的『魔石人类』。

为她的身姿所打动，我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手。

“——嗯。”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拉丝缇娅拉将我拉到身边，接着倒向身后。

就这样，我们一起坠入了天井之中。

## 323. 认识死亡

随着我们不断下坠，高悬在正上方的那抹光的轮廓变得越来越小，就在它即将彻底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前一刻，拉丝缇娅拉对坠落的角度稍作调整，抓住了天井边缘的栏杆。

在前往地上一层之前，我们首先在二十层这一中继位置落脚。

二十层在弗茨亚茨城内属于比较特殊的场所，整个楼层十分开阔，当中没有隔间。平时用于举行会面和舞会的大厅如今已是面目全非，摆设于其中的桌椅几乎无一幸免。仔细观察会发现，通往上下两层的楼梯口彻底被冰封死，杜绝了一切出入的可能。拜此所赐，负责警备的骑士们至始至终都被隔绝在了这一层之外。

硝烟散尽的这片战场上，我在大厅的一隅发现了不少熟面孔。

首先是缇亚，接着是将沉眠中的『水之理的盗窃者』阳潼大人抱在怀中的斯诺。她们那愿意与我这个敌人友好相处的善良品性让我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在她们身边还有我麾下的五名『魔人』骑士。倒在地上的他们不仅失去了意识，还被铐上了枷锁，看来是都被打败了。

我与拉丝缇娅拉一起在面目全非的大厅中迈步，向她们接近过去。负责警戒的缇亚注意到了我们的身影，招呼道：

“拉丝缇娅拉!? 还有.....『光之理的盗窃者』!!”

理所当然的，她对我抱有很强的戒心。面对我的接近，缇亚选择严阵以待，赶在她做好释放魔法的准备之前，拉丝缇娅拉调解道：

“缇亚，放心吧。说服成功了.....”

“.....成功了吗？那就好。.....话说回来，为什

么只有你们两个人？涡波呢？”

未能看到父亲大人的身影的缇亚一边环顾周围一边询问。见状，拉丝缇娅拉低声思忖道：

“这是没见到吗……？不，是因为拉古涅本就善于掩藏自己的气息吗……”

既然拉古涅已经坠至深处，那么她在那之前完全有可能与待在二十层的众人相遇，可实际却并非如此。这也就是说，拉古涅刻意规避了与多余的对手相遇，径直落入了最下层。换言之，在这一层的人还没有得到父亲大人的死讯。

拉丝缇娅拉当然也察觉到了这点，考虑再三后，她答复的语气有所顾忌：

“涡波他、之后会来跟我们汇合的。嗯，之后一定会……——”

但话刚说到一半便戛然而止。

拉丝缇娅拉轻轻地摇了摇头，在道过一声歉后一

一如实讲出了此次战斗的结局。

“抱歉，我刚才说谎了。涡波死了哦，他被杀了。我们和诺斯菲在四十五层的战斗结束后，他被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偷袭……然后丧命了。活下来的只有我和诺斯菲。”

在她坦白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想要制止。

无论怎么想，向倾慕父亲大人的缇亚和斯诺告知他的死讯都是极其危险的。很容易就能想象到两人会和不久前的我一样情绪失控。

但拉丝缇娅拉必然是在明白这一切的基础上选择了坦白。在她的话中，我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意志，一种坦坦荡荡、绝不愿在此弄虚作假的意志。

一如所料，缇亚和斯诺听完目瞪口呆。

对拉丝缇娅拉方才的话，对这完全出乎意料的现实——她们根本无法理解。



“诶……？”

“涡波死了……？”

为了确认而从她们口中吐露的话语满是阴沉。

在一旁听取这一切的我则几乎跪倒在地。她们的一字一句，仿佛都是对招致此种状况的我的叱责……

“涡波被、拉古涅给……？诶、怎么会……？不、拉古涅她确实是忽然消失不见了没错……因为阳潼的样子有些奇怪，我有些慌了神，结果一个不注意……可是我觉得，她一定是为了去帮涡波才……所以我、我……”

“不可能！你在说谎……！！”

随着理解的渐渐深入，两人的声音凌乱了许多。面对两人近乎挞伐的话语，拉丝缇娅拉面不改色地继续道：

“是真的。很抱歉，明明有我在……”

在这时，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于聪明伶俐的拉丝缇娅拉而言，这种传达死讯的方式实在过于拙劣了。由此可见，她在试图充当两人感情的发泄口。

“诶、诶……拉丝缇娅拉、涡波他真的……？”

“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因为涡波他跟我保证过的，他说过自己是绝对不会死的……他当初跟我约好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想必是因为她们都由衷地信任着拉丝缇娅拉吧。

拉丝缇娅拉所言非虚，当信任迫使两人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她们阴沉的声音又增添了几分不祥的色彩，变得愈发冷冽。

光是听到两人的声音我就直感到不寒而栗。

光是看到两人膨胀的魔力血液便几乎冻结。

父亲大人已死——与其要接受这个事实，还不如

让末日降临这个世界。这两人身上都蕴藏着将这骇人的可能性化作现实的力量。为拉丝缇娅拉所没有的那种沉重的爱，确确实实的蕴含在她们的声音和魔力当中。

我很理解这种心情。

与拉丝缇娅拉那时候不同，理解得十分痛彻。

是啊。

不会的。

一定是假的。

这不可能是真的。

它必须是谎言才可以。

不由别人，就由我亲自——！！

“——不过，缇亚、斯诺！涡波大人他会回来的！请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他复活的！我是六十层的守护者、是使徒制造的真正的『理的盗窃者』、是千年前象征希望的『光之御旗』！这一切都是为

了遵照既定的传承，是让我赋予涡波大人以『不老不死』的步骤罢了！涡波大人会回来的，请冷静下来！！”

我走到拉丝缇娅拉身前，来到两人身边，握住了她们的手。

“你、你在说什么——!?”

“呜、呜呜呜呜……!”

两人都含着泪，释放出了强烈的杀气。

她们随时都可能像我之前那样痛哭、嘶喊、不顾一切地出奔，受制于狭隘的视野，成为不断追逐再也无法触及之物的『怪物』。

——不可以。

我不能容许那样的结局。

正因为我深知其中的痛苦，我才想要消解她们的悲伤。

所以，我将之说出了口。

将那令人怀念的、东拼西凑的『咏唱』——

“——『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

和刚才那种『代替』承担身体状态的行为相比，我在『代替』承担精神状态方面更有经验。所以我有成功的自信，何况我本就是精神干涉的专家。

当然，我无意接纳她们所有的感情。

原因并非是背负全部感情暗藏的隐忧，而是掠夺过多感情的行为是一种纯粹的攻击。

不是为了玩弄，而是为了治愈。

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

就像对骑士们施加的光魔法那样，我要为了让她们能守护自己最重要的事物——而进行背负。

为了不让过去的历史重演，我要削减世界赋予她们的过分苛刻的苦难。我觉得这才是自己作为

『光之理的盗窃者』的使命。

于是乎，又有一种因喉咙嘶哑、胸口涨破、四肢支离破碎而几欲嘶喊的冲动向我袭来.....不过拜这是第二次所赐，我总算是强忍了下来。

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怀有同样的感情吧。

尽管说不上习惯应付，但事前我确实已有觉悟。

所以，没关系.....

这种程度还算不了什么。

身体的痛楚也好心灵的痛楚也好，跟千年前相比都温和得多。这种感受还是全部交由我这个有经验的人来体会更合适。这样更有效率。这是最好的办法。

——我就这样说服着自己，忍耐着。

就这样，在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的缇亚和斯诺同握住她们的手的我问道：

“复、复活.....?『光之理的盗窃者』连这种事

都做不到吗.....？”

“诺斯菲、是真的吗.....？”

尽管超出内心所能承受的限度的那部分感情已经交由我来承担，可两人的话语仍然是那么沉重。虽然两人的问题让我的心咯噔一跳，但我还是为了让她们安心而笑着回答道：

“嗯，我做不到。放心吧，还有希望。无论何时，这个世界都存有希望之光。所以，请你们.....请不要放弃。绝对不能放弃。——『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

不由自主地，『咏唱』与慰劳的话语一同出口。

它吐露的如此自然，甚至让我都感到惊讶。

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使用【光之理】，这给了我逐渐掌握『不老不死』的魔法的实感。我能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很快就将摸到使用方法的锁钥。

在场者中，唯有一人得以正确理解我这种成长的意义。

“你、你在……诺斯菲……！”

在身后见证了整个过程的拉丝缇娅拉终于还是对『咏唱』的效果稍有察觉。表情告诉我，她对此颇有微词。但抢在她说出来之前，我牵起了缇亚和斯诺的手。

“来，请站起来吧。请你们抬起头，继续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我的搀扶下，两人颤颤巍巍地起身。

看来是精神上的冲击为身体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两人的双腿都使不上力气，途中有好几次差点跌倒。在此期间，缇亚瞪着我说：

“诺斯菲……我……我明白的。换做是涡波的话，他也会和你说一样的话……可是，我还是没能原谅你……我仍然在想，如果没有你，事情便



不会是这个样子。我明知这是错的、可恶、但我就是.....!! ”

“你真善良啊.....缇亚，非常感谢。你和她真的.....”

握着她的手，我不禁想到 “她与使徒西斯真的很不一样” 。

或许是因为缇亚的相貌与使徒西斯太过相似，与她面对面时，我总有一种在千年前和西斯对话的错觉。可是不同于那个偏激的使徒，缇亚更为理性、成熟。

“啊啊、啊啊啊啊，果然不是假的啊.....全都、不是.....”

“斯诺，虽然不是假的，但我很快就会让它变成假的。我知道你无法轻易相信我，可是，只要一会儿就好，请你相信千年前的传说的力量。拜托了.....”

跟缇亚不一样，斯诺泣如雨下。

她龙人的特征也会令我回想起千年前的赛鲁多拉。可是跟他不一样，斯诺不会逃避悲伤。就像我所听说的那样，她还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

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还没有表现出『理的盗窃者』那种因悲伤至极而哭笑不得、力量急剧增强的征兆。

她们的悲伤是正常、正当的。

总算是设法避免了两人成为向世界复仇的『怪物』的结局，我不禁松了口气。

可是两人的姿态依旧十分孱弱，直到父亲大人起死回生为止，她们可能都无法照常行动了。

我立刻着手寻求更多的协助者。既然拉丝缇娅拉要去同拉古涅对峙，那么我们这边的战力越多越好。

“接下来是他们……—『Light』『Full Cure』『Re-

move】。”

我施展魔法唤醒了倒地的『魔人』骑士。

将用于操纵的光魔法和『魅惑』全部解除，并进行治疗。

最先起身的是性格刻板的骑士佩露修娜，她首先确认起了自己的人身自由。

“咕、总算是脱离控制了啊……”

接着是同为『魔石人类』的诺瓦露，她起身嘟哝道：

“——呖哈!? 诶、咦……? 难道说，强化的时效已经结束了……? 呜、呜呜呜呜、我又输了……明明成为了圣人……! 这样的话我就没脸去见西斯大人……诶、西斯大人!? 您为什么在这里!?”

看到附近的缇亚之后，诺瓦露的表情一下子明朗了许多，并向她身边凑了过去。最后轮到最为忠义的骑士塞拉，她一醒便向我冲了过来：

“——！你、你这、你竟敢！诺斯菲·弗茨亚茨！只有你我绝对——！！”

我连忙打算低头致歉，但在这之前，拉丝缇娅拉介入制止道：

“塞拉、不行！诺斯菲已经是我们的同伴了！她是我的姐姐！”

“咕、呜、拉丝缇娅拉大人……非常抱歉。我、我竟然被敌人迷惑……”

“不是的，她不是敌人。谢谢你在这段时间里帮助我的姐姐。”

拉丝缇娅拉的话语逐渐浇灭了塞拉心中的怒火。看来这里还是交给她处理最为妥当，如果我有什么失言反而会让事情更加难办。相较之下，我要做的是确认余下两名『魔人』骑士的状况。

格连·沃克和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

虽说已有预料，但解除这两人身上的魔法时的手

感跟另外三人明显不同。

“果然、这两个人……”

这两人身上的魔力跟光和血两方都有联系。恐怕这两个人不是被我的光，而是为法芙纳所向往的梦想『魅惑』了。

在回复魔法的作用下，两人恢复了意识，将周围环境顾了一番后，他们理解了目前的情况。

“……诺斯菲大人？……也就是说，是我们输了吗。”

格连低喃道，神态十分镇定，然而艾尔米拉德却表现得十分慌张。

“——啊、啊啊……啊、啊啊啊！我、我到底！我到底都做了什么……！那是我的衷情……？那才是我真正的……？也就是说、我一直都只是在逞口舌之快？那么，我战斗至今的意义……岂不就！？”

看来受到操纵时的所作所为让他很受打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告知他父亲大人的死讯，真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可是现在我们在选择同伴的问题上无甚余裕。无论是异常冷静的格连还是手足无措的艾尔米拉德都是父亲大人的友人。为了让他们助自己一臂之力，我开始了交涉。

“两位，请你们帮拉丝缇娅拉一把……！没时间解释了，现在——”

“不・可・以。他们两个是我的同志。给我还来。”

一道响彻二十层的声音扼杀了我的交涉。

与此同时，红色开始侵染大厅的地面。

继之而来的是扑鼻的铁锈味和脚边腾起的水汽。血在包裹整个二十层，就在我明确意识到这点的一刹那，格连和艾尔米拉德脚边突然钻出两只巨

大的血手。

“——什!?”

血手将格连和艾尔米拉德的整个身体都抓在掌中——然后将他们拖了下去。

两人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就像坠入水中的石子那样，转眼间就没入了曾经那般坚实的地面。

“这、这是法芙纳的!?! 大家小心!!”

看到两人被带走，我为了避免出现更进一步的牺牲而高喊。

拉丝缇娅拉、塞拉、佩露修娜对我的警告起了反应，纷纷为了保护身边的人而摆开架势。

可是并没有更多的血手袭来。

取而代之的，血液终于覆满了地面，开始向墙壁蔓延。

红色像肆虐的霉菌一般淹没了一切既有之物。地毯、家什、窗棂、吊灯、阶梯、栏杆——无一例

外。

“这、这难道是……！”

当整个二十层都被染为红色之际，只听“噗通”一声，弗茨亚茨城颤动了起来。紧接着，各处开始增殖囊肿一般的血块，并像活物一样蠢蠢欲动。更有甚者，血开始在地面、墙壁以及天花板下流窜，就像血液在血管中流动。

尽管构造和布局都是城堡，可眼前的景象却浑似人体内部。

我对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狱有印象。

上一次见识到这东西还是在千年前。在法芙纳担任我的骑士的时候，他曾将这个魔法用作攻城的手段。在被屠戮一空的城内，他孤身一人表示“看到了不想看的东西，以至于失去了自我”并在那里号泣不已。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一幕，无论如何也忘不了。



就结果而言，为了攻下一座城堡，法芙纳毁了一个国家。

不仅国民被赶尽杀绝，整个国度都被血诅咒，以至于要耗费数以年计的时间去净化。这让一年也不见得会反省一次的法芙纳都深感自责，并发誓绝不再使用第二次——明明如此，可他现在却又使出了那个魔法。

“拉古涅……！难道说、她让法芙纳动用全力了吗……！？”

恐怕这是从我那里夺去了『经书』的拉古涅下达的指示。

负罪感于是又加重了许多。

不过没有时间给我懊悔，又有一道声音紧随而至。

“我劝你们所有人都到下面来……不趁早的话，这几个小豆丁可是会死的哦？”

二十层的振动发挥了喉咙的机能，将这道声音送入了面色发青的我们耳边。

最先采取行动的是拉丝缇娅拉。

她穿过荒诞且充满恶趣味的大厅，一直冲到中央位置的天井。接着她撑着卖相几乎与生肉无异的栏杆，观察楼下的状况。

“——玛、玛利亚！？没时间和诺斯菲商量了吗……！大家，我先过去了！！”

“不行，拉丝缇娅拉！这是陷阱！不会有错的！！”

我赶忙追过去想要拦下她。

但不等我把话说完，拉丝缇娅拉就跳了下去。就像抱着我落下来的时候那样，毫无踌躇。

我连忙冲到栏杆旁边，确认下方的状况。

和塔顶不同，到了二十层之后勉强可以看到一层的样子。在那里有一名少女正遭受法芙纳的袭

击。而拉丝缇娅拉此刻正孤身赶去救援。

明明没有时间思考，可我还是不由地感到了迷茫。

事实上，我现在的状态之差可谓前所未有。无论『留恋』赋予了我这个守护者多么强大的力量，我终究不能超脱于肉体 and 心灵的痛楚。更重要的是，对抗法芙纳就相当于对抗他现在的主君拉古涅。

我真的能和拉古涅战斗吗……？

真到了与她面对面的时候，我会不会动弹不得……？

只要一想到她，父亲大人死去的瞬间便会浮现在眼前。仅仅如此，我的身体就颤栗不已，手脚的痉挛就无从遏止。

“就算不能战斗……！即使如此，我也……！我也！！”

哪怕只能站着挨打，我也不能弃拉丝缇娅拉一人于不顾。

得到这个答案之后，我翻身跃下了栏杆。

为了追上先行一步的拉丝缇娅拉，我不能只是一味地下落，还要以各个楼层的栏杆为落脚点不断加速，尽快赶往一层。

着陆的位置是弗茨亚茨城正门的门廊。

当然了，这里也全被红色侵染，化作了魔境。恐怕到了这时候，整个弗茨亚茨城都处在血和脏器的支配之下了。

置身于此的有拉丝缇娅拉和玛利亚、还有倒向敌方的法芙纳。

血管如蓑衣一般披在法芙纳身上，像他的手脚一样活动自如。被巨大的血手掳走的格连和艾尔米拉德正屈身蹲在他的身旁。

“你来了啊，诺斯菲.....不过这弗茨亚茨城已是

我囊中之物。无论谁来都无济于事了。”

法芙纳向我这个旧主展露了敌意。

我一边为他的背叛成性感到不忿，一边环顾周围。

城内的骑士虽在远处将这里重重围住，但却慑于异常事态而不敢妄动。法芙纳乃是城内的头号危险份子，这点早已人尽皆知，所以骑士们无意接近此处。说心里话，这实在是帮了大忙。我现在根本没有余裕分心照顾他们。

我能够帮助的就只有关系密切的拉丝缇娅拉而已。

拉丝缇娅拉拦在法芙纳面前，向身后的玛利亚问道：

“玛利亚！你没事吧！？”

“抱歉，玛利亚姐姐被打败了！现在是在活动她的身体！”

然而作答的声音来自另一个人。看来是那个死神在操纵玛利亚的身体。

“是这样吗……！干得漂亮，莉帕！那拉古涅——”

“莱纳大哥哥在下面将她拖住了！她是最不妙的！总之就是非常不妙！玛利亚姐姐只跟她过了一招就被打败了！”

啊啊，果然……

战胜了我的玛利亚也撑不过拉古涅一招。

已经没有人是她的对手了。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材料又多了一份。

“一、一招就！？不，既然她赢了涡波，那这就是必须纳入考量的……”

“啊啊，真是的！这门打不开！！”

拉丝缇娅拉为这个事实感到了惊讶，而莉帕则在不停地叩击紧闭的大门。

无需多言，这遍布的血膜是结界的一种，具有封死门窗的效果。

把被血捕获的猎物在内部一点一点地杀戮殆尽，而后将之转化为更多的血。这便是『血之理的盗窃者』的秘技。是只为了杀戮而存在的，越杀越强的魔法。

而在那之中对状况最为绝望的两名骑士、格连和艾尔米拉德向法芙纳问道：

“法芙纳大人，已经结束了不是吗……？”

“涡波死了……本应拯救世界的……涡波、已经……都结束了啊……”

两人被血裹覆，屈膝跪倒，声嘶如绞。

法芙纳也同样用嘶哑的声音回答道：

“是啊，我们的希望已经死了……可是这个残酷的世界并不会因此而止步。——『无可救药的世界永无终结之日。在救赎到来之前永不终

结』。『血之理的盗窃者』的候补们啊，记住这句话。这个世界既没有什么希望，也没有什么光明。可是，即使如此，我们这些信徒也不得不一直祈求……在此之上，我们要为寻获『伟大的救世主』穷尽一生……给我记好了。”

在回答的过程中，法芙纳眼中逐渐浮现了泪水。他的表情写满了狂气，或许是为这种表情所感染，格连和艾尔米拉德变了脸色。

“这、这是……!? ——什!?”

“诶、诶……啊、啊啊、啊啊啊啊——!!”

两人突然开始左顾右盼，并望着虚空发出惨叫。

“虽然你们自以为与我『亲和』的理由是『对涡波抱有希望的同志』……但这并不正确。真正的理由是我们手上都沾染了太多的鲜血。我们都枉杀了太多无辜之人。对这份罪孽的深重的意识、『对救赎的渴望』才是我们『亲和』的真正理



由。.....你们也能听到死者的怨嗟对吧？你们时不时会因那些声音而辗转反侧对吧？事到如今，时不时听到未免显得太小儿科了，从今往后你们就一直听着这些声音好了。”

鲜少表露自己心迹的法芙纳竟对千年后的『魔人』骑士们开诚布公。他的表情、声音从不曾如此真挚，就连我这个旧主都难掩惊讶。

然而，极其不走运地让『血之理的盗窃者』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可能性的两名骑士比我还要惊讶。

“父亲、母亲、大家.....？这是、这是以前死在我手下的人来寻仇了吗.....？”

“a、啊啊啊、不是的.....！不对！！我、我.....！！”

虽然感到了不适，但格连仍然冷静。相较之下，艾尔米拉德却看着虚空拼命摇头，脸上满是惧意。

“艾尔！不要再听了！”

为了安抚艾尔米拉德，格连高声大喊。可是没有用，艾尔米拉德浑身涨满了魔力，屈膝大叫：

“呜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aAAAAAAAAA——！！”

刹那间，魔力如井喷一般爆发开来。

于此同时，艾尔米拉德那处于人类形态的身体迅速向狮子转化，且大有往『更进一步』的方向发展的趋势。是强制性急速进行的『魔人返还』。不过我没能见证整个过程。在变化的途中，艾尔米拉德又被巨大的血手抓住，随后没入血泊消失了。

令整个血泊都为之颤动的悲鸣有如被利剑斩断一般戛然而止。

理所当然的，接下来轮到格连了。

和艾尔米拉德一样，他也渐渐没入了血泊。为了

避免事态演变到那一步，拉丝缇娅拉冲了上去。

“格连！”

“拉丝缇娅拉，不要过来！这是自作自受……不，是我们不得不克服的『试练』，你不用介意！比起这个，你要去做你该做的事！先逃离这里、重整态势之后、再——”

但格连本人拒绝了她的援助，一番勉励后消失在了血泊之中。

面对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拉丝缇娅拉咬牙切齿，法芙纳则擦去了零落的泪水。

“艾尔米拉德的反应跟我那时候一样啊……可是格连，你真了不起。不愧是在那种地狱中诞生，最终爬上世界『最强』的位置的男人。……是了，我是相信你们的。这种程度的『试练』不过是小试牛刀罢了，你们一定能轻松克服。”

相比于这番乐观的发言，法芙纳的表情却犹如死

灰。

这也是常有的事了。

他这种自・行・其・是的『试练』，我在千年前已见过不知多少次。

我想法芙纳今后也一定会无穷无止地将『试练』强加给他人吧。然后每每看到那些强者因强加的试练而死，他再发自心底地去感到绝望。正因为他自己最清楚这个过程将不断往复，所以他所谓的相信才显得那么单薄。——除了父亲大人这个例外。

还是老样子，法芙纳疯了。他是一个过于疯狂，以至于无法沟通的骑士。我当即舍弃了尝试对话这个选项。

“拉丝缇娅拉！我也赞成格连的意见！法芙纳不是可以与之一战的对手！父亲大人不在的话，他的脑子是真的有问题！！”

听到我的建议后，拉丝缇娅拉以苦涩的表情做出了指示。

“……诺斯菲和莉帕一起给墙开个洞！总之要先确保退路！！”

“我知道了！”

我立刻赶去协助在入口处叩击大门的莉帕。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身后传来的声音令我不寒而栗。

“——『Blood Arrow』。”

从属性来看是法芙纳的攻击魔法，进行招架的是拉丝缇娅拉。

“——『Ice Battering Ram』！！”

伴随一道爆炸声，鲜血与冰屑在身后飞散。

转过身去，我看到法芙纳仅伸出了一只手，而拉丝缇娅拉则将双手都举了起来。

随意使出一招基础魔法的人和全力发动大魔法

的人。

实力绝不相等的两人开始了对话。

“你以为我会让你们得逞吗？我之所以将你们叫过来，为的可就是一网打尽啊？”

“你这话说的可真是吓人。我还以为法芙纳是我们的同伴呢……”

“……没有了涡波，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说着说着，法芙纳又哭了。

“能够拯救世界的涡波不在的话……就只能中止了。只能竭尽所能地让死亡不再增加。是了，我一开始就明白的啊。就算拉古涅不说，我也是明白的。既然死者的增加根源于生者的诞生，那就只能将诞生消灭掉了。……只能如此。”

我在两人的对话中感到了一丝违和。

现在的法芙纳所作所为很有他的风格。从对话内容分析，拉古涅似乎没有利用『经书』和『赫尔

米娜的心脏』强迫他，而是让他自行其是。

也就是说，拉古涅跟这个沉溺于疯狂之中的男人心意相通了……？

拉古涅在我心中的威胁度于是又上了一层，此时，法芙纳继续着他的独白：

“不过还请你们不要误会了。即便是现在，我也还希望人类能够克服『试练』。希望有一个人……如果能有一个人活到最后，我必将喜不自胜。因为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就算那个人不是涡波而是拉古涅，那也无妨。只要能以这牺牲之血为食粮，阻止这个混账世界的话！谁都无法！！”

法芙纳高声喊出自己的痴念，令血属性的魔力冲击整个门廊。

“——!? ——『Invisible・Field』！”

将此判断为无咏唱魔法的拉丝缇娅拉连忙发动

防御魔法。不用说，她在这个魔法上灌注了全力。  
于是理所当然的，她喘起了粗气。

“哈啊、哈啊、哈啊——！！”

“一说话就容易长篇大论是我的坏毛病啊.....是时候让战斗重开了。给我做好觉悟.....”

“哈啊、哈、哈哈.....刚才那连攻击都算不上吗.....”

拉丝缇娅拉为敌我魔力的悬殊差距而苦笑，并流下冷汗。可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后退一步。

看着她的背影，我终于意识到了她给我的关照。为了让我确保退路，她自己扛下了断后的职责。可照理来说，我们的职责应该反过来才对。冷静考虑一下的话，应该由我这个『理的盗窃者』去对抗同样身为『理的盗窃者』的法芙纳，拉丝缇娅拉才是负责辅助的一方。

也就是说，为了不让因四十五层的事而心有余悸



的我勉强自己，拉丝缇娅拉不惜拼上性命也要减轻我的负担。

是了。

依然有人拼上了自己的性命来向我伸以援手。

依然有人希望我活下去。察觉到这一点，我——

## 324. 镜之魔力

地下空洞中血雨倾盆。

就好像葡萄酒泼洒在羊皮纸上那样，我任凭血水涂满自己的视野。

衣服吸收了太多的血，身体也钝重了不少。血水从眼鼻和口腔沁入，对五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下方的水位已经漫及膝盖，如果不尽快撤往地上，恐怕有溺毙之虞。

可是不能动。

乍一看下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实则不然，还有另一个人潜伏在暗处。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想要的就是我迫于心中的焦躁而轻举妄动。

她抹去了自己的气息，只待暗杀的时机。

“哈啊、哈啊、哈啊……”

从刚才开始我就一直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尽管如

此，高度的紧张还是让我喘起了粗气。

她没有施展之前的广域魔法实属万幸，可这也给我带来了别样的麻烦。

要说最糟糕的情况，那应该就是我一个人被撂在地下，拉古涅则和法芙纳两个人一同去了地上吧。如果说被我看丢的拉古涅此刻正悠哉悠哉地走在前往上层的路上，那我就必须马上行动。

可是不行。

『恶感』告诉我，这种焦虑正是敌人的诱导。

反过来说，只要『恶感』还在生效，那么敌人就还在我的附近。

我保持着警戒，在心中苦求对敌之法。缇娅拉小姐传授给我的『恶感』虽然可以帮我将失败后延，但并不能给我通往胜利的启示。不同于诺文和基督的『感应』，如果要获得胜利，我必须自己思考，自己决断。

——最首要的，绝不能被敌人的攻击碰到。

虽然具体条件不明，但拉古涅的确能使用令人昏厥的魔法。

所以对她所有的攻击，我都不能正面招架，一定要彻底回避。

既然那个魔法能以魔法为介质传播，那我只能尽可能减少对风的依赖，并且要极力避免让魔力散布到体外，以在体内精炼为最佳。

『Tauf Schuss • Wind』和『Sehr • Wind』这类大魔法更是想都不要想。如果运用从缇缇那里学来的魔力制御，我势必会步入玛利亚的后尘。

艾德传授的魔力制御才是当下的最优解。

真可谓柳暗花明。虽然我始终未能和艾德老师重归于好，但老师临终之际的言行已经由基督转达。我想我们的师生关系一定还没有断绝。

直至今日仍是历历在目。

艾德都对丧失了自信的我说过什么，他当时的目光又是多么温柔。

我还记得他鼓励我说，虽然蒐求选项的过程总是充满艰辛，但没有任何人注定将永远无所适从。好好回味一下那令人怀念的教导吧。手上铐着手铐，在西娅和海莉的守望下，跟露洁和诺瓦露一起——

“——!!”

身体抢在思考之前采取了行动。

我在千钧一发之际扑向前方，堪堪躲过了自背后袭来的杀意。

“——躲开了？我还以为你终于露出破绽了呢。”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响彻全场。

我利用前翻的方式调整好姿势，接着开始寻找声源的所在。然而还是没有看到半个人影。饱含杀

意的利刃确实曾向我发动了袭击——可令血潭荡起波纹的，到底只有我自己。

视野中直下的血雨不见任何异象，映于眼中的唯有血水四溢的墙壁和鲜红的世界树。

可是却有声音。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声音。

“嗯～，刚才躲开我的攻击是侥幸吗？是不是呢？”  
“还是说，莱纳？难道你能看到我？”  
“我真的是，刚才差点自投罗网了？”

声音的来源完全无法把握。

敌人的身影也一样。

为了蒙蔽对手，我只将眼睛半睁，看向一点一动不动。

将敌人的声音统统无视，一门心思地防备下一次奇袭的到来。我一面反省自己刚才在战斗中回忆过往的错误，一面重新集中注意力。这一次我不会再有丝毫分神——绝对要将敌人反杀。

“.....嘿诶~，既然你来这套，那我也有对策哦？”

拉古涅似乎看穿了我『等待』的意义。

她稍稍改变了语气，仿佛是在我耳旁嚅嗫：

“既然这样.....我就把技能的相性跟自己不好的莱纳留到之后料理好了。毕竟我这个人只喜欢割草式的战斗嘛。就跟涡波大哥哥一样，是个崇尚完美主义的胆小鬼啊。.....所以呢，我先去给上面的人全杀了，然后再以万全的准备拔掉你这根钉子好了。啊哈哈。”

“——!?”

以这段笑声为结，拉古涅的声音就此断绝。

地下空洞再无喧嚣，只留血滴敲击血潭的雨声。

雨声沙沙，双耳早已听惯，血沫飞舞，两眼早已看腻。

有那么一点点的，我感到了迷茫。『恶感』的警

报还是一样聒耳，它仍在向我诉说生命的危险。但谁又能保证拉古涅没有办法一边诱发我的技能一边离开这个场所呢。

如果放任拉古涅到地上行动，事态将演变至不可挽回的地步。我已经跟莉帕约好会在这里挡住她的脚步，如果不能办到这一点，留在上面的人将任凭拉古涅宰割。

片刻的犹豫过后，我决定背离『恶感』的警告，并在血潭中前进了几步。

“……………”

敌人没有袭击。

她可能真的将我留在这里，自己先行离开了。

我连忙移步想要前往通往上层的阶梯。

“——!!”

就在这时，杀意从右侧袭来。我和之前一样利用前滚翻躲过攻击，并顺势抵达了地下空洞的阶梯



处。我将手抵在第二个台阶上，环顾周围，决心一定要找出敌人的位置。

然而暴露出这让我求之不得的位置情报的人，恰恰是拉古涅自己。

“——哈哈。原·来·你·看·不·到·啊？”

我急忙往声源处望去，结果在阶梯上方——在二十阶附近的位置看到了拉古涅的身影，看到她站在那里俯视我。

在和她的双眸对视的一瞬间，我只觉遍体生寒。拉古涅茶色的眼瞳因极度浑浊而趋近于黑色。不仅如此，她那焦茶色的短发、层层叠叠颇具个性的服饰、还有握在手中的双剑全都变了颜色。仿佛为周围的色彩所侵蚀一般，她与身后的风景融合在了一起。

那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拟态。

明明拉古涅就在那里，可我却总觉得她『不在那

里』。

我知道这很矛盾，但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像她这样拥有如此强大的存在感，却又那么没有存在感的人。拉古涅这一存在是如此稀薄、暧昧——令人毛骨悚然，甚至让我怀疑她是不是一个亡灵。

“岂止是往上，我甚至想要往下走，明明如此，你却想到上面去追我——可即便是这样，你还是避开了我的攻击。你无疑看不见我，但你·就·是·能·明·白——是这样对吧？”

拉古涅用她那浑浊的双眼观察着我。

想必她很清楚自己此时的卖相，所以为了煽动我对未知的恐惧，她向我掷以犀利的话锋。

接着，得到某种确信的拉古涅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将自己手中的一把剑丢了出去。剑稳稳地插进了往下十个台阶——于我而言是往上十个台阶的位置。

那是一把即便沐浴在血雨之中也还是熠熠生辉、威风凛凛的水晶直剑。

一把只要是剑士便无不为之倾倒的至高的宝剑。

“你、你这……！你这臭婊子！！”

在理解到那是『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的一瞬间，我不禁同她恶语相向。拉古涅笑对我的咒骂，开口道：

“那可是诺文的剑哦，你不去给它捡起来吗？”

“这么明显的陷阱，我会中就怪了……”

“……这不是陷阱。只是我想在真正的战斗开始之前把它还给你们，仅此而已。”

拉古涅仍然面带笑容，她用微妙的神情垂下目光，继续道：

“是真的哦，我是真的觉得唯独应该将这把剑还给你们……毕竟我也亲眼见证了诺文的那场战斗啊。那是真正让所有的骑士都为之倾倒的比

赛。所以即便我作为一名骑士并无用武之地，也还是不想亵渎那场战斗……我不配使用这把剑，这点自知之明我是有的。它理当交给一位光明磊落的骑士。”

在她的带动下，我将思绪稍稍移至诺文的那场战斗。

此时都已故去的两名世界最强的剑士，在巨型剧场船这一世界规模最大的舞台上演绎的那场动人心魄的剑斗。用肉眼无从追及的剑闪为线条，水晶与水晶携手描绘而成的幻想般的彩图。

在那一天，我和拉古涅扮演了一样的角色，采取了一样的行动，围绕这把『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展开了争夺。

“我向自己作为骑士的心发誓。在迷宫的诸多守护者中，唯有诺文是我真正尊敬的人。”

不知拉古涅是不是和我想到了一处，她用前所未

有的认真态度许下了誓言。

“不惟如此，我的后辈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与之同时，我也尊敬你的骑士道。你才是真正继承了被誉为联合国最杰出的骑士、海因·赫勒比勒夏因之魂的骑士。即便你算不上是与这把剑相称的主人，可作为这把剑、作为真正配得上『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的人出现之前的剑鞘，你确实当之无愧。”

我只觉得她这番话是再明显不过的恭维。

所以我丝毫不敢大意地瞪着她，否定道：

“如此不着边际的话，你觉得我会信你……？”

“大概不会吧……可是，我又何尝想……啊、没什么……”

拉古涅有些伤感地垂下了头。她嘴角的微笑透出了几分无奈，似乎有什么隐衷。这种表情不由地让我联想到了基督——

于是乎，我不禁产生了想再多听听她的话的念头。

产生了拾级而上的想法。

可是我终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仅仅只是防备着她的攻击。

对峙了数秒——随后有复数的杀意从上空袭来。

我一跃而起，连跳三个台阶躲过了所有的杀意。

这一次我用肉眼捕捉到了敌人的攻击。从上空射来的似乎是拉古涅用魔力物质化生成的五把剑。拉古涅曾表示她用魔力制造的剑不能离手，现在看来那都是她的谎言。

接着，这个满口谎言的女骗子又坏笑了起来，用一如往昔的亲切语调同我说道：

“——没错，就像你想的那样，这是陷阱。全都是我的谎言。哎呀，你果然能・明・白啊！什么嘛，你这招不会太好用了吗？干脆真给你留在这

里去上面好了啊，真是的。”

飞剑的攻击一结束，我立马冲上去想要捡起台阶上方的『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但它已经不在那里了，有的只是面露哂笑的原同僚的手。

“哈哈。说到底，莱纳根本就不是个正正经经的骑士嘛。你和高洁的海因根本一点儿也不像。明明如此，你却在那里自诩自己才是海因的后继者。明明赫勒比勒夏因家中没有任何人认同。”  
严肃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拉古涅突然开始喋喋不休。

“话又说回来，我们再讲讲莱纳跟海因关系不错的事。对莱纳来说，海因他是你的唯一，可是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吧？海因他最爱惜的应该不是你姐姐芙兰琉莱才对。哎呀，说到底，海因他真的将遗言托付给你了吗？毕竟你看，你只是一个养子，与赫勒比勒夏因根本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吗？

海因他撂下了其他所有血脉相连的亲人，唯独将遗言托付给了你这个养子，这可能吗？给那个始终独来独往、一无是处的莱纳！？那个从出生开始就是个孤儿的莱纳！？”

我对这充满煽动性的口吻有印象。

这跟以前在赫勒比勒夏因家与海因兄长大人来往的那个男人很像。

“哈哈，你在学院也是形单影只！在大圣堂那边也是！不止如此，在赫勒比勒夏因家也一样！当然，你作为骑士也是一叶孤萍！所以呢，就因为你不想一直孤身一人，在海因死后又没羞没臊地以涡波大哥哥的骑士自居！现在如何？你连涡波大哥哥都没能保护得了！你一直是如此妄信他人，又一直重复同样的失败！！”

“——！”

在提到基督的名字的一刹那，拉古涅挥下了右手



中的剑。

紧接着，有剑从天井附近劈波而来。

我十分冷静地屈身躲过了这一击，拉古涅见状不忿地抱怨道：

“.....这也不行吗。涡波大哥哥那时候，这招明明成功了来着。哎呀，莱纳你可真是难对付啊。煽动你不行，恐吓你没用。假装怀柔也没有效果。啊~，真是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绑架人质了呢！毕竟在大圣堂那时候，这招确实对你起效了嘛。我也是学到了啊，对付莱纳这种骑士的话，还有这么一招可以用。真是太感谢你了，斐勒卢托！凑巧我这人特别擅长诱拐来着！”

往别人的伤口上撒盐，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挑衅，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拉古涅的这番表现就像一面镜子，将帕林库洛的风格演绎得活灵活现.....只是她的演绎绝非完美。正所谓像镜子一样，给人

以左右颠倒的违和感。

“.....就算你绑架姐姐大人做人质也没用。拉丝缇娅拉也一样。到时候我连你一起杀。”

“真的吗？真的是真的吗？一直闭口不言的莱纳，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威胁我呢？只怕是在装腔作势吧？”

我渐渐弄清楚了。恐怕拉古涅是抱着皆可一试的心态，将她认为强大的人的战法仿效了出来。

我并没有因拉古涅的发言而气恼，可却对她那『只要能轻松料理掉敌人就怎样都好的战斗风格』感到了不快。

“哈哈，别露出这么可怕的表情嘛！我知道啦！诱拐再怎么说明也太卑鄙了，我不会做的啦！不过作为交换.....你能告诉我是谁将那个能感知到我攻击的技能传授给你的吗？当然我是不会问你具体的效果的啦。只要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掌握它

的就可以，只要这样，我就跟你保证我绝对不会使用诱拐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将要求条件之简单示人的这种做法，我总觉得也在哪里见过。

居然想用这种玩意儿骗我，她的轻慢实在让人不爽。与此同时，只要一想到涡波居然被用这种方式战斗的拉古涅给杀了——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从刚才开始就一直……！一直谎话连篇……！说的全是假话！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少瞧不起人了！！”

正因为我曾对身为骑士的前辈的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有所尊敬，现在的她才让我看不过眼。决堤的情感以怒吼为载体向她直奔而去。

“这样好吗……！？这真的值得你这么做吗！？就这样去活、这样去战斗，你自己能接受吗！？拉古涅！！”

“你问我、能不能接受……？”

拉古涅对我的话感到了惊讶。

紧接着，本以为绝对不会被话语动摇的她——情绪发生了剧变。

“……好啊。当然好了。因为、这可是战斗啊。只要能赢就好。是输掉的人不对。都怪死掉的一方不好。这是理所当然的！”

她变得更加喋喋不休，恶语连连。

“没错。这是战斗。明明如此，那•家•伙却……就连和我战斗的时候，也堂堂正正的、认认真真的接受了我的话，像个傻瓜一样胡思乱想，直到最后还相信着我……简直不可理喻……！”

“……！”

“死到临头还在那里装模作样……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那家伙、难道是了解我妈妈的事才那么做的吗……！”

这次轮到吃惊了。

拉古涅到目前为止一直不停地在我面前煽风点火。她应该是想借此让我展露破绽。

可是现在看上去，采取这种战术的拉古涅本人却在我唯一一次煽动下丧失了冷静。

我不禁怀疑这种剧变也是她的演技，因而不敢轻举妄动。

“那家伙、那家伙那家伙那家伙……！值不值得什么的，你去找他问啊……！我肯定是值得的……！”

不知是哪句话碰到了她的爆点，拉古涅的情绪突然变得极不稳定。她抱着头，一副歇斯底里的模样。

这样的她并没有给我以先前那种可疑的观感。

看上去也不像是拙劣的演绎。

不仅如此，她这种形象也跟我心中的『杀死了基

督的拉古涅』相去甚远。

我虽感疑惑，却也因她的这种姿态而产生了一个推测。

与基督的战斗带给她的身心消耗或许远在我想象之上。现在想来，她在战胜玛利亚的时候也吃惊于意料之外的变故，停下了手边的动作。

『理的盗窃者』们的魔石赋予拉古涅的可能不只有力量，还有某种负面影响。比如说、让她的心趋近于『理的盗窃者』——这就非常有可能。拉古涅此刻的表现与诺文·艾德·缇缇等人那脆弱的姿态太像了。

她给人的压迫感可能都只是硬撑出来的。

虽然难以释怀，但为了确认这是否是敌人的陷阱，我还是将话语当做了武器：

“拉古涅……基督他直到最后都还相信着你吗？”

“.....是啊。跟莱纳不一样，怀柔作战对涡波大哥哥非常有效。哈哈哈，所以杀他真的轻松多了。”

一提到基督，拉古涅的表情便恢复如常，语气多添了几分矜夸。

我差不多也习惯了她这转进如风的态度，冷静地继续道：

“是啊，我想基督他应该对你是自己的同伴这点深信不疑吧.....那逆天的『Dimension』，肯定也就是因为这种理由失了效.....”

“真想让莱纳也看看他那副惨相啊。毕竟从一开始——”

“可是，应该有更轻松的方法的。比起杀了他，一直欺骗他、利用他要轻松很多。说到底，你一开始不就是想要这么做的吗？利用那个英雄攫取力量，平步青云，总有一天成为举足轻重的大人

物……你一开始不是这么想的吗？可为什么？基督是一个只要同伴遇到困难就会赌命相助的人。比起杀了他，单纯地向他求助要好得多！对你来说，将他一直蒙在鼓里根本易如反掌！拉古涅！明明如此，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求助……？跟涡波大哥哥……？这个……——”

她・语・塞・了。

敌人确实感到了犹豫，这使我当即决定打出王牌。

“——『Wind』！拜・托・了！”

『恶感』还是那么聒噪，但我仍然认为有尝试的价值。

我求助于自己体内的力量，在自己的手臂后面埋伏一只新的手臂。然后再将风缠绕在腿边，在流着血的阶梯上驱驰。



途中，『恶感』探查到了肉眼不可见的威胁。在通往拉古涅所在之处的路线上，埋伏着七把刃形的杀意。

我将之全数避开，冲到拉古涅面前用双剑『Sylph・Rokh・Bringer』直取她的首级。

“——!?”

理所当然的，拉古涅用手中的水晶剑和红剑将我的攻击挡了下来。

然而『赫勒比勒夏因家的圣双剑・片翼』黄雀在后，趁此机会劈向了拉古涅的脖颈。

“——『Quartz』！还有【星之理】！！”

千钧一发之际，有水晶从拉古涅的肩膀上生成，在刀刃的威胁下保住了她的脑袋。不止如此，水晶像野兽的血口一般蠢动着咬向了我的风之臂。我试图在水晶杀到之前将它解除，可惜没能赶上。

就像被野兽撕成了碎屑一样，风之臂消失了。在看到这一幕后，我做好了自己会与玛利亚一样失去意识的觉悟，并下定决心要在那之前决出胜负，于是发动了特攻。

“去死吧啊啊啊啊啊啊!!”

“——什!? 力度不够夺去你的意识吗——!?”

在水晶魔法与我的风魔法相接触之际，自感胜券在握的拉古涅露出了笑容。结果看到我不断没有失去意识反而还在拼命将双剑往前推，大感疑惑的她不得不为了化解我的攻击而采取行动。

拉古涅选择的是技能『剑术』。危急关头，她没有依赖『理的盗窃者』的魔法，而是选择依靠自己在常年的修炼中掌握的技能。

结果拉古涅将身子一横，漂亮地错开了双剑的力道。

在惯性的牵扯下，我磕磕绊绊地在拉古涅上方五

个台阶处落了脚。

我连忙转身，将台阶下方的拉古涅纳入眼底，同时确认自己的状态。

手脚还能动。意识也没有模糊。我本以为被拉古涅的魔法接触到会落得跟玛利亚同样的下场，现在看来并无大碍。

但变化确实是有的。就算我想再叫出风之臂助阵，体内也没有任何回应。在某种异常力量的作用下，我拥有的一份杀手锏被封印了。

在此期间，拉古涅忿忿地冲自己的水晶魔法怒吼道：

“哈啊、哈啊、哈啊——理的力量、真没用！！  
.....不、不对，比起这个——”

接着，面色苍白的她看向自己的双手，自言自语道：

“我、我居然先动摇了.....？我居然、比刚刚失

去涡波大哥哥的莱纳还？一直忍耐至今的我居然会……！？”

想必是因为她对舌战——对内心强度的较量抱有目空一切的自信吧。正因如此，她才会模仿帕林库洛的手法煽风点火。可事实上，露出破绽的只有拉古涅自己。

她似乎对自己先前的失态感到难以置信，就像当初打败了玛利亚那时候一样，竟然在战斗中撂下敌人自问自答了起来。

“刚才那简直太奇怪了……！设下陷阱的明明是我，可居然被反将一军……！！这样的话，简直就和诺斯菲一样——”

又是破绽百出。

我总觉得如果现在动手，那取她性命根本不在话下。

当然了，拉古涅也可能是故作癫狂。

所以我选择一阶一阶地缓缓后撤。

在刚才的特攻中，我失去了一张王牌，结果却没能给对手任何伤害。但是我确实获得了站位的优势。也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就这么逃往上层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在我慎重地选择逃离此地的途中，拉古涅的样子渐渐发生了变化。缠绕于她周身的原本就非同小可的『理的盗窃者』们的魔力进一步膨胀了。

“好、好暗……！明明我连『咏唱』都没用过……！”

拉古涅那清澈透明的魔力逐渐染成了跟她对付玛利亚时使用的魔法一样的颜色。

那是四种属性的四种颜色混合在一起而成的奇妙的黑色。拉古涅自己的黑色魔力给她的视野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后撤的脚步——沉重了许多。

我立马就明白了原因。

是拉古涅的黑色魔力在拉扯我的身体。

从刚才开始，墙壁和阶梯上的血就在缓缓地向她那里聚集。螺旋阶梯的扶手也发生了扭曲，一点点地向她那边靠近。

我见过类似的现象。

『魔石人类』露洁和诺瓦露使用的星属性魔法也是这样。这种现象跟那个难以描述的『牵引魔法』效果相近。

准确来说，单纯的魔力发挥出了与星魔法同等的力量。

不用经过术式，魔力自身的性质唤起了只有魔法才能产生的现象。

看到这一幕，我只觉得拉古涅正在被她从『理的盗窃者』那里获取的魔力牵着鼻子走。

呻吟不断的拉古涅在被黑色魔力裹覆的状态下试图采取行动，她打算操纵配置在阶梯上的用魔力物质化生成的剑。

然而，随着一阵叮呤咣啷的声音，所有的剑都无谓地撞在了墙壁上。

拜『恶感』所赐，我能感觉到那些剑的轨迹。

剑本来是要以拉古涅为中心在空中回旋的，但它们描绘的圆环半径实在过大，以至于撞上了大空洞的墙壁。

已经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的拉古涅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对剑的控制上，向着我以外的什么人喊道：

“——我要用我自己的力量成为『第一』！不是被力量操纵！是我要使用力量——！！”

那对虚空怒目而视的姿态跟其他『理的盗窃者』们很像，都有一种狂徒的氛围。尽管缠绕于周身

的魔力十分骇人，但精神状态太过不稳定了。和方才那种轻飘飘的态度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她精神的不安定促使我下定了决心。

“——『Wind・风疾走』！”

我可不想招惹拉古涅那过于危险的魔力。

比起轻举妄动，就让她沉沦于不安定的状态最好。

并且我对自己的脚力有自信。

凭借这种良机，这种站位，我有自信能以最理想的方式从这里脱身。

我背对拉古涅一跃而起，在风的帮助下踩着地下空洞的墙壁反复腾跃，直冲地上。

“莱纳啊啊啊啊！？都是你害的！别想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随着这道声音，来自背后的引力更强了。

不用回头我就知道。拉古涅黑色的魔力愈发膨



胀，以越发不安定的姿态打算将逃走的我拿下。  
我无视了她，只顾在血液触目皆是的墙壁上奔走。

## 325. 逃脱

罪孽几乎曾让我在绝望的泥潭中溺毙。

当予我以爱的父亲大人在眼前丧命的时候，我只觉得是末日来临了。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最重要的事物的得与失都不会拉下人生的帷幕。无关乎自己的意志、并且无可奈何的，我的——诺斯菲·弗茨亚茨的故事还要继续上演。

看着拉丝缇娅拉的背影，我终于意识到依旧有人在拼上自己的性命向我伸以援手。

依旧有人希望我活下去。领会到这一点，我选择了战斗。

我来到拉丝缇娅拉身前，亲自做法芙纳的对手。——两名守护者以不相上下的魔力编成威力相当的魔法彼此抗衡。

用我的光箭抵消法芙纳的血箭。光霖对血雨，光壁对血墙，光剑对血刃。千年前的经验让我早已

习惯了和『血之理的盗窃者』战斗，法芙纳所能驱使的任何招数我都烂熟于心，要做到水来土掩根本不在话下。他最擅使用的血之人偶更是被我彻底封杀于这门廊之中。

“——『Light Arrow・Brionac』!!”

我使尽浑身解数，生成了一杆几欲填满弗茨亚茨城门廊的光枪。

“如果是对付心脏被夺的你的话……!”

虽说我现在的状态很不乐观，但对手也绝非万全之身。

我掷出的光枪与法芙纳身披的血蓑相撞，开始了魔力的互角。

“不好意思了，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老主子! 毕竟新主子可是要我杀无赦啊!”

“咕——跟侍奉我那时候不一样，你这回倒是相当听话啊!”

“说话别这么难听嘛！我一直都很听话不是吗！只是听的话！！”

与法芙纳针锋相对的同时，我分神观察了一下目前的战况。

在他各式各样的魔法当中，存在着无法用我的光驱散的棋子。那便是身心都被血侵染、成为法芙纳的人偶的格连·沃克以及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这两人。

因为我接下了法芙纳这块难啃的骨头，格连与拉丝缇娅拉交上了手。『魔人化』后的格连用血池掩护自己被染得鲜红的身体，揪着拉丝缇娅拉的死角用系绳短剑反复袭扰。

“拉丝缇娅拉！那个是涂了毒的，小心应付！”

“那个是哪个！？讲清楚些！！”

“最难注意到的那个！”

然而，一反手上盈满杀意的动作，格连的表情和

话语却在表明自己是拉丝缇娅拉的同伴。

一边战斗一边为敌人提供建议，这种行为和不久前与玛利亚交手时的法芙纳一模一样。如此看来，法芙纳是有意让格连拥有与自己相同的经历。只要克服了这个『试练』，格连就能与自己这个『血之理的盗窃者』更加接近，他恐怕是在打这样的如意算盘吧。他的行事风格还是一如既往地任性、恣肆。

接着是艾尔米拉德，他正在跟操纵玛利亚身体的莉帕交战。

跟格连不同，艾尔米拉德失去了意识，完全依仗『魔人化』带给身体能力的加成在挥剑，动作自然拙劣了许多。话虽如此，就算威胁并不致命，但也绝非能轻易战胜的对手。

一言以蔽之，一层的战况并不乐观。

我对法芙纳、拉丝缇娅拉对格连、莉帕对艾尔米

拉德，各自的行动都受到限制，并无打开缺口确保退路的余力。

相较之下，法芙纳富有三心二意的余裕。

他不时会将精力转投到门廊之外——到弗茨亚茨城的上层。

既然在这里召唤血之骑士已不具意义，那就让它们去对付在远处观望战局的弗茨亚茨的骑士。

正可谓是“眼中所见之物一概杀无赦”，法芙纳在与我战斗的同时还在逐渐压制弗茨亚茨城。

法芙纳正在以一己之力挑战这座城内的一切。

不能放走任何一个人，确实无误地做到赶尽杀绝。他的从容由此可见一斑。

局面完全在敌人的掌控之下，这不能不令我感到焦虑。

长此以往的话，除『理的盗窃者』以外的所有人都会因魔力和体力的不支而吞下败果。留到最后

的加上我总共只有三人。到那时候，我将同时面对以城内的人类的血为牺牲得到强化的法芙纳和杀害了父亲大人的拉古涅这两个人。

必须得打破这个局面不可。

就在我如此下定决心时，机会上门了。

“——!?”

身体突然沉重了许多。好像整个人被扯向了地面似的，我险些跪倒在地。

我对这个魔法有印象。

“好、好沉？这是诺瓦露的……?”

我下意识里将这个现象判为了星魔法『Gravity』的效果。

然而附近的拉丝缇娅拉却摇了摇头。

“不对、诺瓦露在上面……! 这个魔法是下方来的!”

拉丝缇娅拉也一样——不，法芙纳等人也同样不

敢大意地抵抗着这个对重力上下其手的魔法。魔法的效果是无差别的。覆满弗茨亚茨城的地面和墙壁的血也打着漩儿往一层中央的天井处不断聚集。

敌我不分的魔法侵扰门廊后过了几秒，一道风呼啸而来。

“——『Tauz Schuss • Wind』!! ”

伴随这道声音，莱纳像疾驰的炮弹一样冲出了天井。紧接着，他在空中生成了好几道风桩，与之一同往法芙纳背后杀去。

“好险、是你吗！我的新主子怎么了!?”

法芙纳架开我的『Light Arrow • Brionac』，一面用血衣抵御莱纳的风桩一面出言质问。

莱纳没有回答，只是为奇袭的失败咋舌，随后撂下法芙纳乘风移往正门。

莱纳同出口附近的莉帕问道：



“喂、死神！我不是都说了先逃离这里吗！！”

“莱纳大哥哥！出不去啊！门被封死了！”

莱纳听罢，一脸为难地背过了身，试图打开鲜血支配下的大门——就在这时，一道寒光和喊声直扑他的背后。

“咕、可恶……打不——！？”

“莱纳！小心！我会优先攻击背对自己的敌人！！”

莱纳在毫厘之间躲过了格连的短剑，随后狠狠地瞪着他确认道：

“沃克先生、你这是……！啊麻烦死了，又是因为别的理由被操纵了吗……！”

在出言抱怨的同时，莱纳理解到了出城的困难，决定先努力把握门廊的状况。在此期间，我与他対上了视线。

那是一双盈满了活力、甚至有些刺人的眼眸。眼

球的动作诉说着他此刻不间断的思考，眼光的锐利传递出了他对生存和战斗的率直。

在捕捉到我的身影的一刹那，莱纳的眼神渗出了强烈的敌意。但他立马按下了敌意，结果使填满他双眸的情感变成了无处宣泄的愤怒。到最后，他甚至用同情的目光看向了我，这让我忍不住开口道：

“莱纳、我……！”

“不用说了！比起这个，在这里耽误太久的话，拉古涅就——！”

看来他原本打算一到门廊就撤出城外。

重新制定作战计划的时间无比紧迫，在这分秒必争的时候，他无意听取我的辩解和忏悔。莱纳心中的焦虑形于颜色，他将目光从我身上挪走，看向了方才脱身的大空洞。

此举意味着在莱纳眼里，在场的那三名浑身是血

的敌人还算不上大敌。

我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也和他一同看去。

与此同时，作用于全身的拉力逐渐增强。

重力的来向一点点地发生了变化。先是从正下方，接着是斜下方，最后转至水平方向。包括我在内，在场的所有物质都被拉向了通往地下的楼梯。

从那里现身的，是气喘吁吁的拉古涅。

她缠绕着黑色——不，是疑似黑色的魔力，嘟嘟啾啾地来到了一层。

“——哈啊、哈啊、哈啊。好、好暗……好暗好暗好暗……！”

这副模样和自己最后见到她时比起来未免相差太多，当然令我难掩惊讶。

在四十五层分别之际，拉古涅作为一个『狡猾而强大的骑士』让我印象深刻，可现在的她给人的

观感却与那时截然相反。写在她表情上的，与其说是狡猾，倒不如说是狂气。周身缠绕的非比寻常的魔力绝不能算为人的强大，而是『怪物』的。并且在这副模样下，她已然称不上是一名骑士了。

被自己的魔力裹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拉古涅眯细眼睛，为寻找猎物而左顾右盼。

然而不等她找到猎物，拉丝缇娅拉便抢着宣示出自己的存在。

“拉古涅！”

在格连将目标切换为莱纳之后，拉丝缇娅拉多了几分从容。她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向拉古涅靠近过去。

莱纳虽然想阻止，但却因格连的袭击而落空。干净利索地换完班后，拉丝缇娅拉开始了与拉古涅的对话。

“在、在那里的是……难道说是小姐？”

拉古涅对呼唤起了反应，眯着眼睛寻找拉丝缇娅拉的所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拉古涅的魔力似乎对她的视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她这为自己的力量所困的样子不禁让人联想到千年前的我们。

“嗯，是我。拉古涅，先让我问一句。……为什么？”

一如此前所言，拉丝缇娅拉试图探寻拉古涅所作所为的真意。考虑到双方的时间都不多，所以她简明扼要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询问拉古涅在四十五层背刺的动机。

“……小姐，你应该还记得吧。我不是一直挂在嘴边吗？我要成为『第一』。”

“以前在大圣堂说的那个啊。可是，那不是作为骑士而言的吗？”

“是一切意义上的『第一』。所以涡波大哥哥他无论如何都太碍眼了。无论如何……”

“……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吗。”

在这寥寥数语中应该掺杂着只有长久相处的她们两人才能领会的思绪吧。语气纠结的拉古涅没能将话说到最后，而拉丝缇娅拉则暗暗低下了头——泪水在血池上激起了涟漪。

“——!? 难、难道说、你哭了吗……? 为什么!? 小姐、你别哭啊……! 到底是谁、竟敢弄哭我家小姐……!!”

拉古涅迈出楼梯口，一边接近拉丝缇娅拉一边环顾周围，仿佛又是在寻找敌人的身影。

真是诡异的情景。

拉丝缇娅拉之所以落泪，原因无疑是与拉古涅的会话。

而对这一点，当事人拉古涅不可能察觉不到。按

理说，正因为心怀负罪感，她在方才的对话中才会面露纠结。

此时此刻，在门廊之内，凡是有能力思考的人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我与法芙纳目瞪口呆，只是从旁看着拉古涅在那里探寻不存在的敌人。稍远处的莱纳和格连也差不多，虽然想出言提醒，但因为搞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人都不敢贸然插话。

所幸拉古涅对他人的视线很是敏感。她很快就察觉到了周围人示予自己的真相，终于回过神，停下了脚步。

“……啊、啊 a。这・样・啊，是・我・吗。——a 啊、a 啊啊啊、哈哈哈、啊啊啊啊、简直了!!”

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令拉丝缇娅拉落泪的敌人，拉古涅先是自嘲，接着不忿地抓起了自己的头。看到这一幕，我从她身上感觉到的那种怀念感就

此落实，于是战战兢兢地问道：

“拉古涅……难道说、你也成为『理的盗窃者』了……在使徒大人不在的情况下，你是怎么……？”

虽然不清楚她是如何做到的，但理由只可能是这个了。

听到我的见解，拉丝缇娅拉抬起头低喃道：

“拉、拉古涅……？”

在这当中，拉古涅仍是自顾自地挠着头，其动作之粗暴几乎要将头皮抓破。就这么过了几秒钟，随着一声长叹，拉古涅的表情恢复如初。她又变回了那个态度亲昵、性格开朗的少女，回答道：

“——咕、呜、呼……哈、哈哈，你们不用担心，我差不多都明白了。”

尽管身上的魔力仍然非同小可，但那种狂徒的氛围确实淡薄了一些。



拉古涅十分冷静地将自己的状况分析了一番，向我们解释道：

“哎呀～，成为『理的盗窃者』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为了重要的事物渴求力量，却要因此失去重要的事物。啊～，这规则真是混账透顶啊。连个说明都没有就将人生存的意义连根拔起。让人连自己到底在做什么都没个概念。好不容易得到了强大的力量，之后却只能一味地变弱。这可真是过分啊。哈哈。”

拉古涅十分轻描淡写地宣告自己成为了我和法芙纳的同类。可是经历了千年前的战斗的我却怎么也无法将它看得这么轻巧。所以我明知对方是自己的仇敌，接下来的话也还是脱口而出：

“还、还来得及！拉古涅！赶在失去你重要的事物之前，还是把这些全都抛下为好……！”

“我才不要。当然了，我既不想失去、也不想抛

弃、更不想败北。我要盗取这个世界所有的理，克服『代价』，让这个力量真正为我所用。——没错。我要让它彻底成为我的东西。”

拉古涅意志坚定、了无迷茫、毫不迟疑地否定道。那不假思索的答复清楚明白地证明了一点：即便同为『理的盗窃者』，她终究还是与我们不尽相同。

虽然来到了同样的场所，可成色却不一样。

在成为『理的盗窃者』之前，拉古涅走过的道路与我们有别。

那正是我和父亲大人他们的一种“倘若”的姿态。倘若我们不曾与使徒相遇，而是在这个世界上独步前行，那么我们或许就会像现在的拉古涅这样——

正当我产生了一种看着一面镜子的错觉时，拉古涅的身影突然消失了。

就好像从一开始就不曾存在过那样，拉古涅这一存在从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意识到这正是她用来杀害父亲大人的招数，连忙提高警惕环顾周围。

距离拉古涅最近的拉丝缇娅拉也看丢了她的身影，不免面露惊愕。接着，就连站在拉古涅一方的法芙纳也感到了为难。

“喂、拉古涅！你这样就连我也看不到啊！谁是你的目标！？”

明知不会有答案，可他还是不得不问。

法芙纳的魔法多是一些广范围的无差别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经意释放的魔法没准会误伤拉古涅。

法芙纳中止了攻击。开始探查同伴的位置。

我和拉丝缇娅拉也是一样，在一层的所有人都不例外——不过，有那么一个人，有一个能准确地

获取连我们这些『理的盗窃者』都感到束手无策的位置情报，并不分敌我地将之传达给所有人知晓的人存在。

“拉丝缇娅拉！拉古涅她无视了你，往圣女大人那里去了！”

与莱纳交手的格连以确定的语气喊道。

拉丝缇娅拉没有怀疑。法芙纳也一样。两人一齐向我冲了过来。

“诺斯菲！”

“在那儿吗！”

“你、你不要过来！——『Sehr・Wind』!!”

“这话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冷不防的很吓人好吧！”

当然了，相同的目的地必然会带来摩擦。两人四目相对，魔法就此交错。

拉丝缇娅拉打算用暴风将法芙纳击飞，但被对方

用血膜挡了下来。

然而，对这两人重启的战端——我已无暇看到最后。

拉古涅的面容突然挤占了我的全部视野。

她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双手伸向了我的脖颈。

明明有格连的忠告在先，我却未能做出任何应对。

“——！”

是杀害了父亲大人的双手。

双重意义上的精神创伤就在我的眼前。

要让我的身体因战栗而动弹不得根本是绰绰有余。

“呜、u 呜……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好了好了，先不说这些无所谓的事！诺斯菲，恭喜你恢复了过来！这下总算能和你好好谈谈了啊，我很高兴哦！”

拉古涅勒住了我的脖子，搭话的语气与她在四十五层几无相异。

出口的词句也一样，无论我的眼角攒有多少泪水都毫不以为意，仍然是那么冷冽。

“你今天的经历真的很丰富嘛……从地下脱身之后，在弗茨亚茨城做好准备，一门心思地等着涡波大哥哥找上门，一番斗争后父女终于相认，可自己的爸爸转眼就死掉了……于是你又哭了个稀里哗啦。所以呢？诺斯菲现在能鼓起勇气和我战斗了？”

拉古涅最先做的，是确认我战意的有无。

可是，说实话，战意之类我根本不可能有。

如果有那种东西，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浑身发抖了。

在这当中——我不禁感到了违和，为什么以奇袭为杀手锏的她会像这样悠哉悠哉地同我对话？这

实在不像她，现在想来，在四十五层的时候也是这样。时间耽搁得越久，我就越发感到不解，拉古涅为什么不干脆利落地将我杀掉呢，这太奇怪了。

是因为她已经干掉了父亲大人这最大的强敌，所以大意了吗？

还是说，有什么理由让她给了我特殊待遇？

在我想到答案之前，拉古涅重新问道：

“我是在问你，你找到于自己而言的『第一』了吗？”

见我迟迟不作答复，拉古涅又将问题变得更加简单易懂，然而这也让我感到一头雾水。我不明白这个问题与战意究竟有什么关系。

“咕、u 呜……我、我的『第一』……？”

“没错。你一直以之为目标的『第一』。一直渴求的生存意义。你应该就是为了得到那份答案才

坚持至今的。”

这个问题的份量想必不轻。

不管是对拉古涅还是对我来说，都极为重要。

不过它的答案于我而言实在是简单明了。

“我心中的『第一』无论何时都是父亲大人！”

“可是你的爸爸已经不在了，他已经死了。在没有他的世界里，你打算靠什么支撑自己活下去？”

拉古涅摇了摇头，表示这个答案不对。

她要我放弃对已死之人的依赖，拿出一个不同的答案。

然而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我是不会放弃的！”

就在不久前，我对拉丝缇娅拉发过誓。

对缇亚和斯诺也是。

我许下了誓言，自己绝不会放弃，绝对要解决父



亲大人的问题。

“不过是死了而已，这又如何！？父亲大人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我的使命就是让他回来，绝对不会错！我一定会用自己的魔法将他救回来！！”

我大喊着，将自己诞生的意义、自己现在活着的理由诉诸于拉古涅。

听罢，拉古涅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

我的答案让她十分不快。明明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个能让自己耳目一新的答案，可结果却如此浅陋、鄙薄……她露出了这样一种表情。

“……你要将『不老不死』用在那种家伙身上吗？那是诺斯菲领悟的属于你自己的力量，用在自己身上才是最好的。”

也不知是从谁那里了解到的，拉古涅似乎对我的力量知之甚详。

她用比我还要了解的口吻，将它的正当用途告知于我：

“你明白吗。【已死之人无法复生】。正因为人生只有一次，人才会在唯一的人生中赌上自己的灵魂。哪怕只有一个人，如果你为了让死者复生而不惜毁坏【人之理】，那人的强大将从根本上被否定。依靠魔法可以让人死而复生这种梦话必须永远是梦话，如果它成为了现实……人将一边倒地越来越脆弱。”

以一个人而言，拉古涅这番话无比正经、正确。然而，我早已不再是一个正经的人，也早已厌烦了正确的事。

“那种理……我恨透了。无论是谁，都是希望自己重要的人能活下去的。一直梦想着死去的人能醒过来，再跟自己说一声‘早上好’的情景。如果只要变弱就能化梦境为现实，那我无论变得多

么弱小也在所不惜。”

“.....如果拥有那份力量的话，你甚至能战胜我啊.....？不，这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那份力量是唯一能颠覆这个世界的力量。如果你将它交给涡波那种跟世界的爪牙无异的家伙，那可就真的回天乏术了。在我和诺斯菲之间决出胜者，由胜者背负大家的力量继续前进才是正确的！怀抱逝去的珍重之人的思念，由活下来的更强的一方承担对抗世界的责任！这才是为人者应当遵循的正确的做法！！”

拉古涅大喊道。话中的内容让我稍稍窥见了她心中的想法。她一定是希望听到我回答世界或她自己是最大的敌人吧。

“即便如此，我也要去救父亲大人.....我是不会放弃的.....因为我的力量并不是为了与谁战斗而存在的。我从父亲大人那里学到了，这是为了

帮助珍重之人的力量……”

可我还是将已死之人挂在嘴边，没有前进的意思。

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跟一个不停撒娇邀宠的小孩子没两样。

见我始终不肯离巢自立，拉古涅厉声叱责道：

“……你差不多也该注意到了吧？注意到缠在我和你身上的无数的『魔法之线』！真正可怕的是那藏在幕后，一直在暗中操纵我们的存在啊！将『不老不死』交给我要比交给涡波大哥哥强上百倍！看我给这个世界搅个稀巴烂！”

『魔法之线』。虽然有些不合时宜，但我还是不禁觉得她这种遣词的风格跟父亲大人很像。

我明白拉古涅想说什么。『魔法之线』，这东西明明不是魔法，却像魔法一样操纵着我们。如果要换一种说法，那它可能就是所谓的命运吧。我在

千年前就有这种感觉。在四十五层泣如雨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那所谓的『魔法之线』。有种冰冷的目光在看着我们，从一千年前开始，一直如此。

——我明白的啊。

可是，实在很对不起拉古涅，父亲大人仍旧是我心中的第一。唯有这一点，是我作为诺斯菲·弗茨亚茨所不可易的。

“我明白的。可是、就算、就算是这样……我相信父亲大人也一定会有办法的……如果是父亲大人的话，一定……！”

“你这——！！”

拉古涅的情绪变得前所未有的激动。

她身边浓密的魔力也随情绪一同增幅，性质一跃强化了好几重。拉古涅的身体像大海的涡旋一般几欲将所有的物质都吸到身边——然而转眼之

间，这股力量就平息了下来。

无论是拉古涅脸上的热量，还是因魔力性质而生的引力，全都在一瞬间归于沉寂。

一如此前的宣言，拉古涅以一颗平常心实现了对新获的魔力的制御。接着，恢复了平静的拉古涅冷冷地看着我，表情写满了失望。

“.....我明白了。不过，既然你既不打算将它交给我，也无意和我战斗，那我是绝对不会将你爸爸的尸体交给你的。接下来我要抽出相川・涡波的魔石，与之『亲和』，然后变得更强。当然，为了能永远待在最强的『顶点』，我是不会任由那愚蠢的规则消磨内心的。在我成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之前，我绝对不会输.....所以——”  
拉古涅表明自己的决心，同时加强了手上的力道。

“你的『不老不死』我就收下了。”

“咕、a 啊 AA！拉、拉古涅……！！”

在颈椎几乎被掐断的力度压迫下，我被剥夺了呼吸的权利。

“很痛吗！？还有很多更痛的等着你哦！哈哈哈，毕竟我可不会顾忌手段！无关乎你怎么想，这边的办法有的是！在这座城里，药啊魔法道具啊拷问工具啊可谓一应俱全！！”

“——『Light Arrow』！！”

趁着喉咙还没被捏碎，我发动了魔法。

我使尽浑身解数，在零距离下施展魔法攻击既是仇敌又是心理阴影的拉古涅，同时用右脚奋力踹击她的腹部，将她踢离自己身边。

在双重冲击之下，拉古涅松开了我的脖颈，大幅后退。

但我的攻击并没有奏效，无论是光箭还是踢击，都被疑似『地之理的盗窃者』的水晶挡了下来。

我也顺势将自己的意志告知退至通往大空洞的阶梯的拉古涅：

“我、我绝对不要……！无论遭受怎样的折磨，我都不会让你得逞！我一定是无法战胜你的吧！可就算是这样，我对父亲大人的思念绝不会被你磨灭！这份『魔法（思念）』要传达的对象绝不会改变！！”

十分不可思议的，我的声音和身体都不再颤抖了。

承认自己没有胜算、接受了心中的恐惧、理解了于人而言的错误，即便如此，我还是决定对抗拉古涅。

“……诺斯菲你终于拿出『勇气』来了啊。就是已经太迟了。”

拉古涅见状略感无奈。

接着，她用右手拔出了腰间的『赫尔米娜的心



脏』，左手在轻轻触碰『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之后覆上了一层护手般的水晶。拉古涅没有选择同时使用两把利刃，而是将左手藏在了背后，摆出了她一贯的架势。

相较之下，我没有任何动作。

说实话，虽然表明了决意，但我还是不觉得自己能赢。如果拉古涅手握『赫尔米娜的心脏』再次施展之前那种潜行，那我根本无力抗衡。

当不可与之正面交战的念头在脑中梭巡，令我踌躇不前的时候——增援从天井上方及时赶到。

“——『Impulse Break』!!”

起初，我以为是来自拉古涅的攻击，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眼前的光景否定了。

斯诺乘着『龙之风』从上空高速降落，全力向拉古涅施展了一记飞踢。

她在这之前想必一直潜伏在二三层的位置伺机

而动，而拉古涅拉开与我的距离来到天井附近的此刻正是行事之机。

斯诺展开了苍色的双翼，不仅令手足变大，肌肤还长出了龙鳞。

这是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最高级的『魔人化』、『龙化』。它那不讲道理的力量我已在千年前的战斗中有切身的体会。不止如此，斯诺还用无属性的魔法强化了脚力。

哪怕只是被它擦到，恐怕也要落个粉身碎骨，但拉古涅却用左手的护手成功将这锐不可当的攻击接了下来。

然而，她无法抵御继之而来的『龙之风』。

拉古涅在风力的压迫下几欲屈膝，斯诺带着杀意乘势追击。

“a 啊 a 啊 AAA——！拉古涅！你竟敢！！”

斯诺在攻击被挡住的一瞬间振动双翼，增强向下

方的压力。

当然，『龙之风』和『龙之咆哮』也并行不悖。

弗茨亚茨城一层所有的血都在冲击下化作浪涛荡向四周。暴露在外的坚实地面裂痕陡生，暴风不分敌我地扑向了在场的所有人。

“这是……!!”

拉古涅终于站不住了，于此同时，她的立足点彻底崩解，地面被抉开了一大块。

我自觉应该为斯诺提供援助，可无奈却受制于汹涌的血浪和『龙之风』。

在原本就混乱的局面下加以这场爆炸。斯诺的乱入让一层彻底陷入了混乱。

当我正迷茫自己接下来该如何行动时，一旁传来了声音。

“圣女大人！大小姐!! 来这边!!”

是可以完全付诸信赖的女骑士、佩露修娜·库艾

伽的声音。

完全『狼化』的塞拉将佩露修娜、诺瓦露、缇亚、阳潼大人载在背上，顶着暴风从二层疾驰而来。

“去吧！——『Flame Arrow』!!”

缇亚在塞拉背上充分提炼了魔力，只见光粒四溢，使徒特有的光翼也在背后招展，她运用规模冠绝全场的魔力放出了一道魔法。

目标是弗茨亚茨城的入口、在血液庇护下的大门。

虽然名字叫『Flame Arrow』，但那早就不是什么火焰了，而是一道可以吞噬一切的白光。洪流一般的白光只一瞬间就蒸发了覆盖大门的血，不费吹灰之力就在门上开了一个大洞。

如此一来，退路就成功确保了。

而这当然被拉古涅看在了眼里。

拉古涅当机立断，以剔除一切矫饰的口吻发动了

杀手铜。

“——【星之理】！将她的强大反转为弱小！！”

话音落毕，撼动一层的『Impulse』、『龙之风』、『龙之咆哮』的冲击——就此销声匿迹。

不是渐渐消失，而是在一瞬间归零。

更有甚者，斯诺自身也出现了异象。

作为龙之象征的双翼和鳞片眨眼间便无处可寻，她变回了一个普通的人类。

斯诺在拉古涅上方，在门廊的空中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强制解除……不对！？治、治好了！？全都！？”

相对的，拉古涅全无动摇。她立即增强了身边的魔力，决心驾驭一直不受控制的力量。然而出口的，却是一种握紧缰绳，为了降服桀骜不驯的野兽（力量）而做的咆哮：

“星之魔力啊，把她给我拉过来！【星之理】啊，

她已手无寸铁！接下来将她的生反转为死！！”

拉古涅伸出了原本用于防御的左手，打算抓住斯诺的身体。

那只手是如此不祥，其上缠绕着比魔力还要可怖的东西。

一旦被抓到就会死。那上面的恶意足以让人有此预感。

“——斯诺！！”

危急关头，她的兄长格连横插一杠。

格连利用暴风制造的机会摆脱了莱纳，并投出了系绳短剑。接着，绳子巧妙地缠住了空中的斯诺，将她从拉古涅的魔掌中救了出来。

拉古涅在这一击中投入甚大，不料却无疾而终，她愤而对同伴吼道：

“为什么要碍事……法芙纳！”

“不是啊，是格连真的不得了啊！明明我分了相

当一部分魔力过去，可他从刚才开始就有好几次脱离了控制！”

法芙纳也因暴风的影响稍稍改变了站位，并对在他操纵下的格连救了斯诺一事最是欢喜不过。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用他！？”

“咕——你说的是！”

可是在主子的命令下，法芙纳不得不在格连脚边聚集血液将之吞没。看到格连被吸入地面的诡异景象，着陆的斯诺向他冲了过去。

“格、格连哥哥！！”

“斯诺，不用担心我和艾尔！你赶紧去和大家汇合——”

不过格连本人却表示了拒绝，并望向了一层的出口。缇亚等人已在那里等候。而附近的艾尔米拉德则跟格连一样逐渐没入了血中，他似乎是败给了得到缇亚等人掩护的莱纳和莉帕，法芙纳只好

暂且将他撤下。

战局在须臾之间天翻地覆，其间，缇亚远远地招手喊道：

“喂，斯诺！不是你说要重整态势的吗！？”

斯诺听罢表情为难，留下一句话后掉头撤离。

“.....我会再过来的！！”

格连笑着领受了妹妹的道别，随后彻底消失在了血泊之中。

见证了整个过程之后，有人用力握住了我的手。

“诺斯菲！！”

拉丝缇娅拉握催促我一起逃走。

我磕磕绊绊地紧随其后。只是理所当然的，法芙纳不会轻易放跑我们两个。

“——『Blood Bane!!』”

法芙纳身披的血蓑应声变成了绳状。它分作好几束，像怪物的触手一样在空中游走，其形状比蛇



要光滑，其动作比鸟要迅捷。

只是此时此刻，在这个距离下，有一位无敌于魔法战的少女。

“——『Flame・散花』！”

缇亚在出口处释放的箭雨命中了所有的触手，并将之尽数蒸发。

法芙纳啧了一声，无奈之下只好驱使自己的双腿企图将我们拦下。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只有自己展开了追击，于是停下脚步，回身质问道：

“——!? 喂、拉古涅！你愣着干什么!?”

拉古涅的步伐极其迟缓。

她的眼神直到方才还如深渊一般令人不寒而栗，现在却如白露一般稀薄，仿佛万念俱灰。面对尽心尽力的法芙纳，拉古涅面露窘色：

“不是、那个，我就是寻思着都是一些比想象中还

要没价值的生命啊什么的……反正总有一天要给他们都杀掉，现在就没必要勉强去追了……比起这个，还是优先占据弗茨亚茨城吧。现在不是还没吞噬到最上层吗？”

“确保据点！？这确实是作战的基本没错！可是啊！不是你说要杀净眼前所见之人吗！”

我一面在拉丝缇亚拉的牵扯下奔跑，一面看着两人的互动。

“啊～，确实是这么说过来着……我确实说过。可是，在那之前，我发现有很多事需要先行确认……”

“哈啊！？亏你在那里——”

喊到一半，法芙纳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跟・我・一・样，都明白了拉古涅现在的状态。

“小姐和诺斯菲、莱纳和玛利亚、前辈和总

长.....你们所有人、曾经明明是那么耀眼.....是那么有价值的生命.....”

拉古涅注视着逃走我们，自言自语道。

但是她的目光并没有与我相合。拉古涅确实注视着我们，却也是视而不见，她的眼神有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久久地凝望虚空。

看到她这副模样，法芙纳低喃道“.....终究还是新来乍到吗”。

“再说了.....反正他们迟早会再来的。只要涡波大哥哥还在这里，他们就一定会老老实实在带着『不老不死』到这里自投罗网.....到这里成为我们的刀下亡魂.....”

正因为同样是『理的盗窃者』，我和法芙纳才能稍稍理解拉古涅的现状。

成为了『理的盗窃者』的拉古涅虽然看上去所受的影响不大，但事实绝非如此。特别是以和我先

前的问答还有对斯诺的全力攻击为契机，她心中各种事情的优先级发生了大幅的换位。虽然她用强韧的精神压下了『代价』，所以看上去比其他人要正常，但实际上——

“——对吧，诺斯菲。”

以拉古涅的这声呼唤为结，我们成功逃出了弗茨亚茨城。

在越过城外的大桥，冲下高地的途中，拉丝缇娅拉一直牵着我的手，在此期间，我脸上的阴霾始终未散。

## 326. 再次

“——『我于此弃旗』——”

这是我今天第二次使用这个『咏唱』。

利用这个新的力量，不仅是心灵，我甚至能『代替』背负身体的状态。

我也承认，这个魔法的效果确实称得上超凡脱俗。

即便是因【永远无法复原】的伤而濒临死亡的拉丝缇娅拉，我也用这个魔法让她恢复如初了。单论治疗的领域，想必不会有比这效果更强的魔法了吧。

然而对这第二次的使用——我却没·有·任·何手感。

既没有成功治疗了对方的实感，也没有感觉到自己作为『代替』背负了什么。就像抓了一把空气塞进嘴里，有的只是徒劳。

“成功……不，失败了啊。果・然・啊，即便代替背负病症也没有什么变化。”

我如实地讲出了自己的感想，听到我的话，在一旁守望的缇亚把住我的肩膀问道：

“失、失败了……!? 没救了吗!? 她们再也醒不过来了吗!?”

在颠簸的视野中，我又一次看向了两名患者。

那是两名黑发的少女。

——这里是大圣都的地下街。

摆脱拉古涅与法芙纳的追击之后，我们径直逃往了地下。

在那之后，我们潜伏于一座拉古涅所不知道的宅邸，在那里休养生息。

刚安顿下来，我就主动请缨为伤者治疗。之所以如此，既是因为我的治疗手腕在众人之中最为高超，也单纯是考虑到了有几个人的问题是只有我

能解决的。

败给了父亲大人的佩露修娜、诺瓦露、塞拉三人只受了轻伤，治疗起来毫不费力。拉丝缇娅拉、缇亚、斯诺则毫发无损。最后只剩下失去了意识的玛利亚和阳潼大人——

我借用了一间屋子，让两人躺在铺满绒毯的地面上，为她们施展了最强力的魔法。

然而结果却是徒劳。

两人身上并没有需要我作为『代替』承担的负债。玛利亚只是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因拉古涅的一击而失去了意识，此外并无大碍。

而理应在千年前罹患顽疾，承受着无法苏醒的『诅咒』的阳潼大人则毫无变化。留在她身边的只有令人直打冷颤的寒气——

“……不是的，缇亚。以我现在的力量，没有什么病是治不好的。这样一来阳潼大人应该就康复

了。无论是在原来的世界的病症，还是始祖在千年前的应急处理，亦或是来自使徒的魔法都已不复存在。只是，可能是因为沉睡了太久……她似乎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苏醒。如果快的话，我想明天或者明后天她应该就能醒过来了吧……”

拜千年前的战历所赐，我能对两人的病情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在如实阐明现状之后，缇亚松了口气，拿开了搭在我肩上的手。

“这、这两天就……？那就好……哈、哈哈，这样涡波的一个愿望就实现了啊……涡波的愿望终于……可是他却——呜……”

接着，她握住了沉睡中的阳潼大人的手，眼中盈满了泪水。

将她的反应看在眼里，我继续道：

“玛利亚也没有大碍了。她的话想必很快就能醒过来了吧。只是，她消耗了相当的魔力，现在最



好不要勉强叫她起来。”

“玛利亚会快一些吗……”

缇亚跪了下来，一面握着阳滝大人的手，一面将头埋进了玛利亚胸口。她藏起了自己的泪颜，呼唤着那让她无比信赖、此刻却意识全无的同伴。

“呐，玛利亚……你快醒过来吧……我、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以此为结，缇亚的身体再无任何动作。

虽然身体毫发无损，但心灵的部分则要另当别论。缇亚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疲惫，几乎要和地上的两人一起沉睡过去。

她不安定的情绪令我感到了不安。

缇亚如果是个贫弱的少女还好。可她拥有的魔力能与使徒和『理的盗窃者』相匹敌。她什么时候会因承受不住心理的压力而暴走都未可知。

看到我不安的表情，守在房间一隅的斯诺走上前

来。

“我会看着缇亚的。正好我也想缓一阵子……所以就在这里休息了。”

相较之下更为冷静的斯诺温柔地将手搭在缇亚的肩膀上，表示会看护她。

不过言外之意也是要我离开这个房间。

我知道这是她的体贴。斯诺不愿在盲目的感情的驱使下叱责我，所以为了防止可能的情绪失控，她希望我远离此处。

怀着对斯诺的感谢，我轻声回答道“好的”，接着离开了房间。

“涡波……”，身后传来了斯诺的低喃。与之一同入耳的还有抽泣的声音。

我横下心绝不回头，默默地在空荡的走廊中迈步。

“……！”

恰逢此时，我突然打了个趔趄。

匆忙之下，我狠狠地将手杵在墙壁上，这才勉强撑住了身体。借此机会，我开始检查最后的患者，也就是自己的状况。

腹部的出血依然源源不断。

姑且用宅邸的布料做了应急处理，不过基本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不是『光之理的盗窃者』，恐怕这时候已经因失血过多而丧命了吧。

不过这还算轻的。

情况最严重的是精神（心灵）。吐意和疼痛这种流于基本的东西我都已经习惯了所以算不了什么，但在此之外的魔法般的症状却让人难以承受。

勒紧心灵的不安、充斥于脑海的淤泥般的悔恨、令四肢颤栗不已的对敌人的恐惧。

平衡感和距离感已然崩溃，几乎令我气闷而绝。

绷紧的神经一松开，这一切便找上了门。好像下一步就会倒卧在地、陷入一场隔绝任何不安的永眠。

我扎紧腹部的绷带，用肉体的痛楚儆戒自己。

不能因一时的休战而松懈。

给我继续行动。一旦停下就无法抵抗睡意了。

如果睡着了，那我恐怕就——

我踉踉跄跄地在走廊里前进。

过了一会儿，来到客厅之前的我看到弗茨亚茨的骑士们一脸严肃地交流着什么。

塞拉和佩露修娜正在向拉丝缇娅拉提供自己所知的信息。与这些人没什么交集的诺瓦露则老老实实地待在房间的角落。

她们话题的中心——是如今反目成仇的同伴。

针对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的问题，佩露修娜阐述道：

“——拉古涅之所以成为骑士，是为了一个叫西多雅的村子。我记得契约有规定，她的收入基本都要送交自己的故乡。”

坐在客厅正中央的拉丝缇娅拉听完后，仔细品味起了这份情报。

“边境出身吗，嗯~.....生活在边境的拉古涅是因为怎样的原委来到弗茨亚茨的呢？”

“我记得发掘了拉古涅的是帕林库洛和海因。虽然有调查过她的故乡，但并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拉古涅在周围人的爱护下长大，并由衷地感激这一切，所以她千真万确的想为故乡报恩，为此才希望作为骑士出人头地.....我曾是如此相信的.....”

佩露修娜越说越没有底气。

见状，她的后辈塞拉接过话继续道：

“成为『天上之七骑士』后，拉古涅一般是作为

我的部下活动的。再就是因为年龄相近的原因，她经常在大小姐身边负责护卫工作……”

“嗯，这些我知道。毕竟我自小就经常和拉古涅一起玩闹……只是，我到底没能发现拉古涅的真心……”

据说这三个人都与拉古涅情同手足。

然而，即便是这样，她们今天还是分道扬镳。这份事实为三个人的表情蒙上了阴霾。

“我也是啊。我完全没有料到拉古涅居然有这么大的野心。”

不过，只有塞拉觉得不能一味消沉，她立刻抬起头，试图尽可能多地将自己所了解的告知拉丝缇娅拉。

“……我和拉古涅经常一起休假。所以，作为上司我曾打听过她的境遇问题。那时候，我曾经这样问过她，‘在联合国辛苦打拼，获得的报酬要

全部送给故乡，这样的生活不辛苦吗？’ 对此，她笑着回答我『如果成为了第一，妈妈就会来见我的，所以没关系——』。当时我没有太将这话放在心上，只是想着她和家人的牵绊真深厚啊～云云……可是现在，我总觉得这句话十分关键。”

“又是妈妈啊……塞拉，你知道拉古涅的母亲现在在哪里吗？”

“现在……？卡伊库欧拉家的夫人，我记得——”

“不，不是的。我问的是她还不是骑士、没有成为贵族的养子、在被抚养当侍女之前的妈妈。你知道她小时候和亲生母亲在一起生活时的事吗？”

“这就不清楚了……可是，既然离开了生养自己的亲人成为了贵族的养子，那么我觉得她的妈妈应该已经过世了吧？”

“这样啊.....不去西多雅村实际调查一下的话，看来是无法得知详情了呢.....”

拉丝缇娅拉似乎仍没有改变方针。

透过她的言语，很容易就能窥见她试图理解拉古涅的努力。

这令她身边的两名原来的侍从面露苦色，在这当中，佩露修娜补充说明道：

“很抱歉，大小姐。就算想去、可西多雅村也已经.....不如说，因为一年前的『大灾厄』，它周边一带都.....”

“咦？难道说，因为『大灾厄』的影响消失了吗？”

“不是的，没有消失。因为在大陆的边缘，所以并没有受到大陆崩坏的影响。只是，正因为是偏僻的小村庄，『大灾厄』的影响才是致命的。不但农作物的收获量剧减，与中心地区的交易也彻底



中断，据说村子最后被放弃了。虽然是这样，不过并没有人死于饥困，所有的村民都完成了避难转移。因为拉古涅的报酬都送到了那边，所以那个村子相对富足了些……”

“没有人因此丧命……是说即使如此，这还是成为了拉古涅的契机？她希望让荒废的故乡重归往昔？不，是期望和口中的那个妈妈重逢？不、嗯~……嗯~……”

拉丝缇娅拉想法设法地探寻着拉古涅真正的愿望。

看来她并不相信拉古涅之前在城里给她的『成为第一』的回答。不对，准确来说，『成为第一』只是一种手段，她真正的目的应该另在别处。

我也这么想。

如果说『成为第一』就是她的全部，那么她不该会变得那・么・像一个『理的盗窃者』。

毕竟她已经杀了父亲大人，成为了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承认的头号强敌。

拉古涅的手段已经实现了，可是她真正的目的却没有，而那没能实现的目的化为了极强的『留恋』。这恐怕就是她现在的状态了吧。

我有一种预感，她真正的目的是我们绝对无从知晓的。

我想拉古涅一定至死都不会向别人表露自己的心迹。不，岂止如此，哪怕是对自己，她可能也会欺瞒到死。她给人的印象和父亲大人很像，都仿佛是活在对自己的欺骗之中。

如果说有谁能看透她的心底，那想必只有和她一样的存在了吧。

正因如此，拉古涅才会如此厌恶父亲大人，才会处心积虑地最先杀死他。

不知为何，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该不该将自己的这种印象告知拉丝缇娅拉。

只要是有关拉古涅的情报，我想她都会非常乐于接受吧。并且，如果这份情报能对接下来的作战起到什么帮助的话——

“我劝你还是算了吧。”

然而，身后的一道声音拦住了我的脚步。

我转过身，结果看到了披着斗篷的莱纳。当大家在这座宅邸里稍事休息的时候，他自说自话地前去进行了侦查，看样子他的侦查结束了。

“拉丝缇娅拉还好。但是另外两个性格较真的骑士还没有完全信任你。你要是进去了，她们的话就只好往下说了。”

莱纳给了我非常正经的建议。

虽说短时间内立场颠倒，但我操纵了佩露修娜和塞拉仍是不争的事实。

我倒是不介意她们因此恨我，但让话题进行不下去，给拉丝缇娅拉添了麻烦就不好了。于是我打消了进入客厅的念头。

“再说了，她们现在的话题对我们来说根本无所谓不是吗？事到如今，就算了解了敌人的过去又能如何？无论怎么想都无补于事的。比起这个，你到这边来。”

莱纳对拉古涅的话题兴味索然，同我招了招手。

由此可见，莱纳全无动摇。

就算拉丝缇娅拉期望与拉古涅和解，他想必也只会考虑『最糟』的事态，专心做好将拉古涅击毙的准备。

我记得就时间而言，莱纳是与父亲大人相处最久的。说他崇拜父亲大人想必并不为过，可明明如此，他却与缇亚等人不同，在这艰苦逆旅中也没有驻足止步之意。

尽管为他内心的强大感到叹服，我还是装出不悦的态度回答道：

“……唉，我说莱纳，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恶心啊。这话说的就像是把我心里的想法都看透了似的。”

“以前的你先不说，现在的你就太好懂了。所以就不要再装腔作势了。就算你这么做也没什么意义……真的。”

然而我的虚张声势一眼就被他看穿了。  
时移世易，我在迷宫中曾一度凌驾于莱纳之上，可到今天似乎再也无法建立对他的优势了。  
一连串的光的『代价』已经不允许我做无谓的逞强。

而我也没有勉强自己的气力了。

“……也是啊。”

我自认虚张声势没有意义，所以老老实实在地接受

了莱纳的建议。

就这样，我跟着莱纳来到了宅邸的庭院。在这里，我首先询问他到大圣都走了一遭的成果。

“莱纳，大圣都现在的情况如何？”

“……地上现在沸反盈天了。溢出城外的血开始侵蚀城邑，军队有了大动作。当然，一般人为了避难逃进了教会和政府机构。我想地下街不久之后也会成为避难所吧。毕竟将这里借给我们的『元老院』已经不在了。”

“你也去看过弗茨亚茨城的情况了吧？拉古涅呢？”

“弗茨亚茨的军队现在在城下跟那家伙交战。”  
事态处理得不错。

弗茨亚茨城被血吞噬后已经过了几个小时。  
在我们那时候，军队的大部分是豪族麾下的私兵或佣兵，但在现代，国家大多会维持数目不小的

常备军。这也就是说，即便失去了弗茨亚茨城内的大人物，驻扎在大圣都各处的军队的指挥系统也并非彻底瘫痪。这个时代有设想种种异常事态并事前制定预案的余裕。弗茨亚茨城出现异象之后，几个小时的时间足够让大圣都的军队完成包围网了。

“我隔远望去，看到拉古涅正和弗茨亚茨的好几个骑士团——大概上百名骑士打得热火朝天。她以大桥为阵地，一味地使用张扬的魔法，仿佛是在昭告天下说‘逆贼就在这里！’明明只要有那个意思就可以将指挥官暗杀，可既然她没有这么做……那目的恐怕就是一网打尽了吧。”

“是啊，或许是想向世界展示自己吧。毕竟她对『第一』很是执着。”

为了收复弗茨亚茨城而调集起来的军人恐怕会就此沦为自我表现欲强烈的拉古涅的牺牲品吧。

——这份事实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心。

“法芙纳那家伙好像在塔顶做些什么。我在空中隐约看到了一道魔法阵。……说实话，他那边更令我不安。那家伙的魔法无论哪个都过于异常了。将整个城堡用血吞噬的那招明显已经超出了魔法的范畴。我认识的骑士团找了个隐秘的位置用魔法对城堡进行了炮击，可是没有任何效果不说，攻击反过来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使他们被蜂拥而来的血之骑士给歼灭了。”

“就连阿雷亚斯和兰斯在一千年前也对它感到十分棘手……以不谙实战的现代魔法使而言，想必连攻进去都很困难吧。”

当然，虽然实战水平不如，但现代的研究水平确实更高一筹。正面击破或许困难了些，但活用这个长处的话，要攻略那座城堡并非全无可能。

结合自己一千年前的经验，我将有效的手段告知



于莱纳：

“莱纳，有几种手段可以对付那座城。首先最基本的，那些自动反击的血之骑士是不能离开血池的。另外，用不带敌意的魔力进行照射的话，可以遏止血池的扩张。”

“这点好像已经被注意到了。有几个骑士团布好了阵，使用魔力进行了压制。”

“再就是准备与血属性相性较好的木属性魔力，在其周围——”

“停一下，诺斯菲。现在没必要讲这些吧。”

然而不等我把话说完，莱纳的表情突然严肃了几分，指责我离题过远。

“.....只要将我提供的情报告诉你在军中的熟人，那就可以减少无谓的牺牲了。”

“不好意思，我没那个闲心。比起这些，现在有更紧要的问题。”

“可是，那样就……”

若对地上的战斗作壁上观，之后的伤亡简直不堪设想，天知道拉古涅和法芙纳的疯狂会为这个国家带来多少挽歌。

“你这么聪明的人，我想不会不懂吧？我们应该一门心思干掉拉古涅和法芙纳。就结果而言，这才是真正于国有益的。”

“……是啊。”

对本能救到的人见死不救。这种决断我早在千年前便习惯了。

我压下了胸口的痛楚，采纳了莱纳的主张，开始与他交换取胜所必须的情报。

“我现在想知道的，不是拯救拉古涅或是别的什么人的办法……我需要你告诉我基督和拉古涅到底哪一方更强，凭感觉也无妨。”

“这个……无疑是父亲大人。如果没有偷袭，也

没有他不得不分心保护的对象，那么父亲大人一定会赢。他在弗茨亚茨城的败北全是因我所致。他为了保护我，从一开始就落了下风……”

虽然多少有些犹豫，但我最后还是做出了断言。即便拉古涅杀死了父亲大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可我还是觉得事情本不应如此。

如果我当时不在那里的话，父亲大人多少会从容一些。至少，如果没有将我推开那一把，他也不会失去右手。只要手和剑还在，他就能抵御随后而来的猛攻。是了，只要我不在的话，父亲大人就不可能输。

如果是父亲大人的话，一定——！

“……想来也是。既然这样，那问题就简单了。为了让基督打倒拉古涅，你赶紧把你真正的『魔法』完成了。那个『魔法』才是用『不老不死』让基督复活的锁钥吧？”

莱纳似乎对我的回答抱有同感。他认为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最至关重要的，是父亲大人的复活。

不惟如此，莱纳还看穿了我的谎言。

虽然我一直跟大家说“一定会让父亲大人复活”，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掌握『不老不死』的魔法。我对此的设想仍然只局限于对父亲大人的尸体使用先前的『咏唱』，期望能以此做到些什么这种程度而已。

但莱纳表示这还远远不够。

“你很清楚啊.....我的魔法还不完善.....”

“.....算是吧。所以别管那么多了，赶紧给它完成。在玛利亚醒来之前.....不，在你的身体撑不住之前，不管有多难受，你都得给它完成。这个魔法是绝对不容失败的。”

莱纳看着我的腹部，用了“身体撑不住”这种说法。看来不光是我的谎言，就连身体的状况都

被他看破了。

确实如此，虽然有强烈的『留恋』支撑着自己，可远在其上的负担还是令我行将消灭。

再这样下去的话，不消数日——不，恐怕到明天早上我就无法行动了吧。更有甚者，在玛利亚醒来之前，我可能就会灰飞烟灭。

莱纳毫不避讳地点出了这个事实，我不禁露出苦涩的表情抱怨道：

“……呵呵，你这话就像是在拿鞭子驱赶一个死人啊。”

“当然了。你就趁现在尽情地痛苦个够，最后再为基督而死便是了。”

谁料他却对我回以更甚此前的恶言。

莱纳真的看我看的很透，也很懂。

不对，应该说是感觉得很到位？总之，他很清楚只要使用了这个魔法我就会消失，在此之上，他

非但没有阻止，还在催促我速速行事。

——为了父亲大人而死。

这话说得真是太到位了。啊啊，我明白的。我知道这是『魔法之线』的牵引，可就算是这样，我也无意抗拒。

“死、是吗……莱纳，你真的很讨厌我啊。”

“是啊，讨厌透顶。毕竟你是头号让我火大、让我不快、让我讨厌的敌人啊。”

“……………做你心目中的第一实在是有点恶心啊。不能麻烦你将我放到第二位吗？现在不是还有拉古涅吗？”

“没门。别说这些没用的了，赶紧在我面前试试你的魔法。就当是练习了。”

如今想来，在现代与我相处最久的人就是他了。在迷宫中相遇，与罗德诀别，在地上失去了父亲大人——即便经历了这些，他仍然以一个好对手

的身份待在我身边。明明到鬼门关走了好几遭，却又每次都活了下来，真是个顽强的家伙。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非常不可思议的，我总觉得无论今后发生什么，莱纳都一定能活下来。

虽然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技能的原因，但我觉得莱纳的灵魂就是为了活下来而特化的。我有种即便这个世界不存在了，他也唯独能活到最后的预感……

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一定能战斗到最后一刻。

在这之后的未来，在我不在了之后，唯有他会一直陪伴在父亲大人的身边。

虽然我并不信赖他，但他在这点上确实值得相信。

于是我决定毫无保留地将力量展现给他看。

“——『我于此弃旗』——”

在稍加收敛的情况下，光照亮了庭院。

对象是莱纳手背上的擦伤。

我将它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莱纳见状目瞪口呆。虽然对我来说发动这个魔法已经比较轻松，但因为『代价』的问题，实际运用的魔力总量相当惊人。

莱纳咽了口吐沫，说出了自己的感想。

“真、真不得了啊……可是，跟诺文比起来，还是有点——”

“是啊，还不够。毕竟这个魔法就连名字都没有。”

还不完善。跟面对父亲大人那时候使用的『生而为代替之光』比起来，它实在太过孱弱了。

“魔法名固然是个问题，我觉得『咏唱』也还不够吧？怎么说应该也还有两节不是吗？”

“『咏唱』的后续是吗……？就算你这么说，可我却确实说不出更多了……”



再没有后续的词句脱口而出。

在使用魔法『生而为代替之光』的时候，总共三节的内容突然就浮现在了脑海当中，可这个魔法却仅止于短短的一节。至于魔法名就更不用说了。

见我感到了为难，莱纳建议道：

“.....这是我听别人说的，好像是一边想象着帅气一点的魔法，一边喊出帅气的魔法名比较好。”

“哈啊？”

然而，他的话实在是过于暧昧和拙劣，令我忍不住表达了轻蔑。

“像这样，回想着自己的人生，然后把它编织成一首帅气的诗文念出来不是最好的吗？”

“.....哈啊？你这比平常还要恶心的好几倍啊，莱纳。”

我很努力地试着去理解他的话。但很快还是报以了同样的轻蔑，并不由地吐露了心里话。

“.....我懂。可是，基督跟我说，这是源自『始祖』的名正言顺有理有据的魔法运用。”

“父亲大人说的？.....嘿、嘿诶~，是这样啊。仔细一想的话，你说的可能没错呢。”

“你啊.....算了，我懒得和你争了.....”

我的态度的 180 度转折令莱纳感到了无语，接着他话锋一转继续道：

“.....基督还说过，呐喊这种行为本身也能成为一种『代价』。我当时有点半信半疑，不过现在多少理解了一些。『代价』什么的你自己选就行。”

接着，莱纳又掺入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接下来是我个人的推测，在这个基础上，我姑且言之，你姑且听之。”

这是在现代与我们『理的盗窃者』有多次交手经验的人的见解。

我轻轻点了点头，决定听听他怎么说。

“既然连行为这种笼统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代价』……那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毫无例外地可以用作『代价』】。所以，我才要你咏唱自己作为『理的盗窃者』走过的人生。将你至今以来所有的行为、经历、还有存在于此的『光之理的盗窃者（你自己）』本身作为『代价』的话，你的魔法应该就能趋于完善了。”

“将自己本身、当作『代价』……？”

他的主张让我回想起了拉古涅的话。

——你一直以之为目标的『第一』。一直渴求的生存意义。你应该就是为了得到那份答案才坚持至今的——

这就是为我的『咏唱』所不足的东西吗？

那么，只要怀揣我对父亲大人的思念——不对，如果只是这样就能完成的话，那这个魔法想必早就完成了。无论何时，我都是只考虑父亲大人一个人活着的。只是这样的话，还不足以填补我的『咏唱』。

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对父亲大人的思念，而是不同的什么。

我不禁开始了回想。

一如莱纳所言，回顾自己的人生。

不是现在，而是过去。

不仅是父亲大人，还有自己本身。

如果不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恐怕我永远都不能领悟自己活着的意义还有自己人生的答案。

我的人生究竟是什么。

我最初究竟渴求着什么，有怎样的愿望——

那是无比久远的记忆。

在『世界奉还阵』发动之前，在我与父亲大人相遇之前，在我成为『光之御旗』之前。在比这些更早的时候，我走过的那段路。我是为了什么，走出了弗茨亚茨城的高塔的呢——

就在我追溯到于人而言最难回想起的记忆的一瞬间——我・察・觉・到・了。

虽然还不敢确信，但我总觉得那才是自己的答案。

与此同时，我觉得它也是拉古涅的答案。我想就是因为这样，拉古涅才会将那些问题付诸于我。就像看着一面镜子那样，将问题投向在镜子深处的自己。

“啊、啊 a.....原来是这样啊.....——”

接着，就在我注意到答案的瞬间，世界剧烈颤动。

“——!?”

地面的震动和爆炸声，还有突然袭扰地下街的高

温。

宅邸的一部分腾起了黑烟。

我和莱纳立马就理解了原因。

“——!! 这、这是.....玛利亚那家伙醒了啊。喂，诺斯菲。暂停一下。我们得去给那家伙压制住。”

“非也，莱纳。不用暂停，已经结束了。我已经知道需要些什么了。”

莱纳急忙打算回到宅邸。

望着他全无防备的背影，我轻声低喃道：

“——『我于此弃旗』——”

用【光之理】包裹莱纳，『代替』他背负各种各样的东西。

仅仅是这样，我真正的『魔・法』的『咏唱』便增加了一节。

“——『世界（你）的祝福已然无关紧要』——”

这样就有两节了。还差一点。

而这最后一节，我也有头绪。

只是理所当然的，正在往宅邸那边赶的莱纳转过了身，用夹杂敌意的口吻质问道：

“喂！你刚才对我做了什么……!？”

“非常抱歉。只是这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

我躬下身请求他的原谅。

见状，莱纳以苦涩的神情看向自己的双手。

他一面确认自己的变化，一面冷静地问：

“……诺斯菲，刚才那个是必要的没错吧？”

莱纳似乎看透了我心中的想法。

对我这近乎掠夺的力量，莱纳并没有反击，只是露出若有所悟的表情向我看了过来。

“是的。接下来我会对玛利亚做同样的事。如此一来，我真正的『魔・法』应该就能完成了。”

“……那就行。赶快吧。你不在的话，这边不好

对付玛利亚。”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莱纳对我就像我对他一样，虽然谈不上信赖，但却值得相信。

于是莱纳又一次毫无防备地转过身跑了起来。

我在他身后尾随，重新进行『咏唱』。

“——『我于此弃旗』『世界（你）的祝福已然无关紧要』——”

虽然身体的状态并没有改变，但我却觉得身体轻盈了不少。

我知道这种说法很矛盾，但这是一种状态奇差和状态极佳同时并存的感觉。

我现在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仅仅存在着便是『代价』。

这恐怕已经不能称之为『代价』了吧。尽管是我的推测，但我觉得这才是父亲大人和缇娅拉大人在一千年前追求的真正的魔法的一鳞半爪。



我想尽早将自己这份全新的『咏唱』传达给拉古涅和父亲大人。

想尽早将寻获的『光之理的盗窃者』的真正价值展现给他们看。

因此，我以欢欣、雀跃但不焦躁的心情加大了步幅。向着两人所在之处前进的脚步，一点点地加快。一点点地，加速迈向终结——